

問題與研究

第三卷 第九期

本期要目

- 非洲情勢的分析……………沈 錡
美法關係的檢討……………鄧公玄
戴高樂之思想與政策……………雷崧生
從共匪農業措施看大陸農業危機……………李天民
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張棟材
巴西革命的檢討……………陳紹賢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呂 律
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共匪危機……………周之鳴
匪俄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蕭濟容
俄共戰時黨的動員工作……………關素質

國際關係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
六月十日出版

目 次

非洲情勢的分析	沈 鐫	(1)
美法關係的檢討	鄧 公 玄	(11)
戴高樂之思想與政策	雷 崧 生	(18)
從共匪農業措施看大陸農業危機	李 天 民	(23)
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	張 棟 材	(28)
巴西革命的檢討	陳 紹 賢	(32)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	呂 律	(35)
從突擊所獲文件看共匪危機	周 之 鳴	(41)
匪俄在對外貿易上的競爭	蕭 濟 容	(47)
俄共戰時黨的動員工作	關 素 質	(52)
坦干伊卡和桑吉巴合併的透視	張 伯 淵	(57)
集體安全與集體防衛	陳 世 昌	(60)
關於羅馬尼亞	尹 慶 耀	(65)
蘇俄動態述評	一 心	(74)
<p style="margin-left: 2em;">① 本年首季工業生產概況。</p> <p style="margin-left: 2em;">② 擴展夜校與函授學校。</p> <p style="margin-left: 2em;">③ 黑魔訪問阿聯。</p> <p style="margin-left: 2em;">④ 俄拉緊阿爾及利亞。</p> <p style="margin-left: 2em;">⑤ 米高揚訪日。</p>		
每月大事記		(77)
編後記	編 者	

非洲情勢的分析

沈 鈺

按本文係我前駐剛果大使沈鈺在國際關係研究所之專題講演紀錄，經徵得沈大使同意，特刊載全文以饗讀者——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承貴所邀請來向各位報告非洲的情形，因我剛從非洲回來，在那裏住了兩年零九個月，只能說知道非洲一般的情形，不能說對非洲完全的了解。因非洲大陸非常之大，每一國家的情形也都不同，只能概括的把非洲向各位介紹一下。非洲的面積很大，在五大洲（若連澳洲加進去，該是六大洲了）裏面除了我們亞洲，它要算最大的一洲。但是非洲的人口並不多，直到最近的統計只有兩億人。一個比中華民國大好幾倍的大陸，而人口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可能還不到這個數字。這樣大的一個地方，我們研究爲什麼多少年來人口的增加是如此的緩慢呢？有的國家近百年來人口沒有變動。這當然牽涉的因素是非常的多。例如衛生環境、自然氣候和地理的關係等等。故外面對非洲都有神祕之感。但事實上到了非洲多住一個時期，就會覺得沒有太多神祕的地方。我的報告先從歷史着手，看看非洲過去的歷史，然後再談談現今一般情勢。講非洲歷史應分爲兩個部份：一是非洲的北部，即靠地中海的一部份，另一部份爲非洲的南部，由撒哈拉沙漠一隔爲二。撒哈拉沙漠北部的一些國家從埃及開始經利比亞、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一直到摩洛哥，我們也可把蘇丹、索馬利亞算到裏邊去。這些都是回教國家，也都是阿拉伯民族的國家。這些國家的組成分子其文化背景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國家完全不同，他們自己將沙漠以南的非洲稱爲黑非洲，北部的非洲叫白非洲，我們所稱的黑大陸實際是一部份的非洲，因阿拉伯人種是白的，人種不但不黑，而且文化也發達得非常之早。此地與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完全不

同。我們知道尼羅河是世界幾個大的文化發源中心之一。當羅馬帝國開國的時候，他的軍隊穿過了地中海，佔領了利比亞的北部及突尼西亞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一部份。如果我們到非洲北部去旅行還可以看到羅馬帝國當時在利比亞、突尼西亞以及阿爾及利亞所建立的城堡，這些遺跡都非常之大，歐洲帝國所留下的東西儘管是經過了幾千年，但仍然保存了相當的完整，還可以看到當時的輪廓。這要比我們中國強多了，因我們的建築大半都是用木頭，一場戰爭打下來都全部燒光，而他們的建築全都是用石頭作的。在利比亞時曾參觀過兩個羅馬城的遺址。都是保存得很好，我們可以看到當時城市的模型，看到它的圓劇場圓柱以及種種東西遺留下來在北非洲。這在羅馬時代距今一二千年以前它已經有歐洲文化移植到非洲的北部；再往後一段時期即回教從阿拉伯半島興起以後，莫罕默德的門徒又將回教帶到了非洲，在地中海沿岸四五個國家通通是受了回教的薰陶。回教的力量一度強大侵入歐洲，從摩洛哥打進西班牙，佔領了西班牙的一部份。所以這一地區其文化發展的歷史，最初是埃及的文化，繼之爲羅馬的文化，再就是回教的文化一直流傳到今天。撒哈拉沙漠以北的白非洲人口要佔到全非洲四分之一左右，且很早就開發了。但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情形就不同了，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黑非洲，大多數的非洲獨立國家都在這個區域，在這裏也有幾條大河，其中最大的一條就是剛果河，這也是兩剛果的國界。我們知道歷史上文化發源地常在河流流經的區域，像我們中國的黃河，

印度的恆河，中東米索不塔米亞的兩河以及尼羅河；剛果河流域比我們的黃河都要大，其長度也比黃河要長。但爲什麼剛果河沒有成爲一個文化發源地中心，其主要原因是靠海的地方有一段幾公里的地方根本不能通航，河雖然很寬，但河中心全是大石頭，形成了一個非常險要的灘地，這地爲兩剛果首都布拉撒維爾及雷堡市以南幾里的地方，風景非常之好，我們常開車子去看，那裏是偉大極了，好幾里寬的河中間全是大岩石，航海的路線不能通，上下游來往都有阻礙，其他的小河如尼日河、剛比河等，也是如此。

我們現有的資料稱黑非洲的國家都是黑種，其色度雖有深淺之不同，但都是同一種人。自十五世紀始有記載，這些記載都是歐洲人留下來的。當地的語言雖多，但並無文字，故黑非洲本身並無記載，如果有記載，也給歐洲軍隊燬了。最早到黑非洲的歐洲人是葡萄牙人，因葡萄牙人當時航海業最發達，航海家前往後則傳教士也隨之而去。這些人所接觸的地方都是沿海地區。但內地到底是怎麼樣的情形却不得而知。經過好幾個世紀都沒有人到過內地，當時和內地人唯一的接觸就是奴隸貿易，在那時哥倫布已發現新大陸，要努力去開發新的大陸，故歐洲人便到非洲買奴隸到美洲去工作。但這事不能完全責怪白種人，因爲如果沒有黑人的合作，則奴隸也無法運出去，因沿海的黑人到底是有限的，奴隸都是從內地來的，他們便與黑人的酋長或是人口販子合作，由黑人領導部落的人，從內地把奴隸抓起來，集中運到海邊，然後由白種人用船隻運到美洲去。我們知道黑人的部落觀念是很重的，故部落和部落之間形成了敵對。因此甲部落就把乙部落的人抓起來賣給白人，等到乙部落強盛了把甲部落的人抓起來賣給白人，故奴隸有幾十萬從內地運到海邊再由船隻運到美洲去。我們現在到非洲去還可以看到像塞內迦爾奴隸集中的地方。這種地方是很悲慘的，底下都是一個一個的石洞，把奴隸放到石洞裏，上面是監視人住的地方，白人黑人都有，等船到了以後，就從洞裏邊靠海處順着上船，這些人一到他們手裏便完全失去自由，一直到美洲爲止，過着勞役的生活。這是在十九世紀以前我們所知道的黑非洲的情形。這些奴隸運出來當然不是白送的，而是和白人交換當時的輕工業品，像玻璃、布疋、棉紗、火藥、槍枝等。這樣繼

續着若干月以後，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歐洲探險家開始往內地去了，因他們想知道內地到底是什麼情形，最初這種探險工作是私人性質的，各國的人都有，法、德、英、比利時及葡萄牙人。等到那一批人到了那裏以後，發現內地非常的豐富，出產的東西很多，而且還有很多礦產，其中如鈾礦剛果出產最多，用在日本最早的原子彈其原料就是這裏去的。這些探險家看到如此的豐富，私人經營不了，同時政府也不讓私人辦這樣的事，因此政府便從私人手裏接了過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探險事業由私人而轉變爲政府事業。政府發現黑非洲既然如此豐富，便產生了佔有的慾望，想把非洲佔有，故而這些探險人員帶了國旗，到了那裏便插上，於是這就屬於那個國家了。因是之故所有黑大陸之重要地方，不久全被歐洲的列強分割了，這種分割引起了彼此的競爭，有時也發生衝突。例如剛果的布拉撒維爾地方法國先佔領，但以後比利時人也佔領了一部份，剛果河口則由葡萄牙人佔領，但英國人插足倡導自由航行，雖河口不能航行，但裏邊還是可以航行，這四個國家爲了剛果便衝突起來。那時喀麥隆地方已由德國人佔領了，德國便出而任調停人，在一八八四年召開柏林會議，這個會議專爲處理列強在非洲的利益。到一八八五年就達成了柏林協定，依據此協定他們便在非洲的地方作了個互相調整，例如有塊地方是法、比、葡、英四國所爭的，結果法國把已佔領別的地方分一點給比、葡、英等國，於是疆界確定了。一八八五年的柏林協定對非洲非常重要，雖然一直到今天，非洲國家紛紛獨立，但這個疆界還是遠在一八八五年時歐洲列強在柏林給他們定下來的。此疆界訂下以後，經過了兩次大戰；第一次大戰以後沒有多大的改變，只有一個很小的變動，就是德國領土的變動，因第一次大戰後德國是戰敗國，他的殖民地便讓了出來，當時非洲也有戰爭，在歐洲是本國與本國之間的戰爭，到了非洲便成爲殖民地與殖民地之間的戰爭。德國當時所佔東非的坦干尼卡，以後交給英國托管，其次是現在的兩個國家，盧安達，與蒲隆地，交由比利時托管，第三是西非的喀麥隆與多哥，交給法國托管，德國在非洲舊有的領土在第一次大戰後雖交給英、比、法三國去托管，但整個疆界的形勢並無變化，到第二次大戰結束，政治形勢起了很大的變化，許多歐洲列強的

殖民地都紛紛獨立，自此以後非洲到現在已有卅四個獨立的國家，到今年（一九六四）可能還有兩個地方要獨立，明年可能還有一個地方要獨立；再過兩年可能還有地方要獨立，因南部還是歐洲統治的領土，到將來非洲獨立國家的數字超過四十個國家並不是不可能的，就是今天卅四個獨立國家的數字在聯合國中差不多要佔三分之一，如果他們能够團結起來，投票態度一致的話，這個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值得我們十分注意。以上是非洲簡單的歷史。

第二，非洲當前最努力的問題便是團結問題，非洲在政治上可分成四個不同的集團，一個就是阿拉伯非洲，是北部的非洲，第二個撒哈拉沙漠以南黑非洲自己也因過去歷史背景的不同，我們通常分他為英語系的非洲和法語系的非洲國家，最後在剛果以南到今天還是白種人統治的非洲，這個地區也不小，現在前面的三部分阿拉伯的非洲，英語系和法語系的黑非洲聯合起來要對付歐洲人統治的非洲。他們認為這一個奮鬥要是沒有完成，那麼非洲獨立還不是完整的。但並不一定要白人離開非洲，而是要把白人的統治完全結束。這種爭執很厲害，便有人呼出了非洲人團結的口號。但要求團結的目標雖然一致，方式却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最早是迦納左傾總統恩格魯瑪，他的想法完全是一統，他自己的野心也很大，他提出非洲要有一個統一的政府，要有一個統一的中央議會，要有一部統一的憲法，要有一支統一的非洲軍隊，這當然是很高的理想，他唱出這個是想做非洲最高的統治者。和他志同道合的也有若干國家，而每一個國家都想自己做領袖。迦納、幾內亞、馬利這三個最初結合，後來又加入摩洛哥與阿聯，在卡撒布蘭卡這地方開了個會，就被稱為卡撒布蘭卡集團，他們的思想全是一統的思想，後來還有阿爾及利亞、索馬利亞、蘇丹等思想雖接近，但沒有加入。在另一方面，過去法國統治之下的殖民地，在獨立以後就組織了一個非馬聯盟，就是非洲和馬達加斯加的聯盟，分佈的地域很廣，從西面的茅利塔利亞、塞內加爾開始，加上中間的所謂協商國家有四個，象牙海岸、上伏塔、尼日和達荷美，再加上中非的五個國家查德、中非、喀麥隆、剛果、加彭，再加上馬達加斯加，一共是十二個國家，這就稱為非馬聯盟，他們的看法不同了，他們認為非洲要求團結，只能採取

一種很鬆懈的邦聯方式，不能够有一個中央政府，而且要從地域的組織開始，先把基礎奠好再往上走，沒有先蓋屋頂再蓋地基的。此二種想法，一是由上而下，一是由下而上，因此在獨立的初期，不但目的不能達到而且產生了分離，兩個集團顯然是走上了不同的路，除了對於團結非洲意見的不一致以外，對於其他國際問題的意見也都是不能够合作的，卡撒布蘭加走的是中間偏左的路線，有很多地方是替共產國家講話，在聯合國投票也是如此，而在非馬聯盟這一邊走的路是傾向於民主自由國家的路線，跟着法國走，那時法國尚未承認共匪，現在法國雖承認共匪，但他們許多還是跟英美一致，對我中華民國一向是很友好的。

這兩個集團對立了一兩年以後，非洲有識之士認為這樣爭持下去是不對的，是非洲人內部的力量分散了。現在唯一的目標是要對付白種人的統治，不應在內部產生一種分歧，因此奔走了好幾個月，到去年五月廿三日在依索比亞的首都阿迪斯阿巴巴開了一個全非團結會議，參加此會議的有卅二個國家和元首以及元首的代表，除了南非共和國沒被邀請以外（他們根本不把它當作非洲國家），其他卅多個國家都參加了，在這會議裏邊，大家做了個決議，通過了一個非洲憲章，成立了一個中央秘書處，此秘書處暫時設在阿迪斯阿巴巴，同時決議取消那些地域性的組織，卡撒布蘭加這組織是頭一個自動解散的，今年三月非馬聯盟也宣佈取消政治部份的工作，現在的非馬聯盟已經改稱非馬經濟合作聯盟，此組織只是以經濟合作團結互助，但政治部份則交給非洲團結組織去作。在聯合國裏邊原來有個非馬聯盟的秘書處，關於若干重要問題的投票態度，由這秘書處統一決定，決定後盟員統統要做同樣的投票，現在這個秘書處也取消了，改組為全非團結組織的秘書處，在聯合國裏邊，此組織這樣成立以後在非非洲團結來說是有了一個基礎，將來究竟能發生多少作用，現在還很難說，因剛成立不久，各種工作還有待推動。但全非團結組織裏邊，包括的分子太複雜，不可能對非洲無關的問題採取一致的態度。現在全非團結組織能够採取一致態度的就是對南非及葡萄牙，這確實做到了全非一致，最近歐洲三次國際會議，已經看出非洲國家如何表現他們一致的力量，此三個會議，一個是國際勞工會議，

一個是世界組織衛生會議，另一個便是國際貿易會議；在這三個會議裏，卅四個國家一致行動（現在只有卅三個因桑吉巴和坦干伊卡合併了）本來想倡出一致的議案，要把南非和葡萄牙趕出國際組織，後因得不到三分之二的多數，因而改了方式，改成搗亂，就是說，凡是有南非、葡萄牙的代表上台講話的時候，就不讓他們順利地講下去，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就是鬧，在他演講期間弄得沒人可以聽見。另一種是不理，根本就不聽他的，他們一走卅四個國家代表一齊走，共黨國家就跟着他們走，因共產國家也在爭取他們的同情，每次南非或葡萄牙的代表講話時台下聽的人都不到三分之一，採用這種方式對付南非或葡萄牙已成爲一種慣例，今年冬天當聯合國開會的時候，是不是會來這一手，現在很難說，多半是他們要照樣造成這種事情的，此乃一種溫和反對他們的方法。他們要求更加激烈的辦法，甚至有的國家主張組織一個軍隊向白種人統治的區域用武力來解決問題，持這種態度的人並不少，非洲團結現在有一個基礎，在各方面也表現了一點力量，但是不是可順利地發展下去，使至非團結組織立刻可以將非洲大陸的力量完全統一起來，目前尚差很遠。爲什麼要說它很遠呢？由於內部存有很多的障礙，第一障礙就是邊疆問題，此問題在一八八五年柏林協定，定界之時完全是在政治的考慮，而未作民族的考慮，也未注意到自然疆界的考慮，現在的剛果民族被分成三個地方，法國的剛果有剛果人，比利時的剛果有剛果人，葡萄牙屬地也有剛果人，本來這是一個地區，但由於三個國家佔據了那地方，因而就劃了界，因此之故他們獨立以後，問題便來了。在獨立以前，殖民時代根本不在乎這一點，也可相安無事，但獨立以後，黑人當政，他們立刻想到這個問題，怎麼自己人被劃分到那邊去了？本來那地方是我們會長統治的地方，怎麼要跑到人家那裏去？於是便想拿回來，但已經據有的國家當然不願放棄，故發生了糾紛。這已有的糾紛很多，最顯著的幾個，一個是摩洛哥和茅利塔利亞的糾紛。摩洛哥的歷史比較悠久，在摩洛哥王國的時期，被法國打敗以前，摩洛哥的地區是很廣的，茅利塔利亞連西班牙的撒哈拉、馬利的北部、阿爾及利亞的西部都是摩洛哥王國的領土，後來爲法國佔領，西班牙也佔領了一部份。法國佔領後就分

了一部份給馬利，一部份給茅利塔利亞，現在他們全獨立了，但摩洛哥認爲茅利塔利亞是他們的領土，一直到現在還不承認茅利塔利亞，每次在聯合國裏邊都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到現在還沒得妥善解決，茅利塔利亞現在已成獨立國家，而摩洛哥也無可奈何了。他也進入了聯合國，但對他的宗主權則始終未放棄。另一問題是阿爾及利亞和摩洛哥間的問題，當時法國並不把阿爾及利亞視爲殖民地，而是當作法國的一行省看待，有永遠佔領之意。一直到前年爲止，法國人在阿爾及利亞尚有一百多萬，當然阿爾及利亞之回教徒有九百萬，共計爲一千多萬，那裏的建設是最好的，由於法國視此地爲一行省之故，因而願意投資。但由於民族主義潮流之興起，戴高樂之幻想只有放棄了。在阿爾及利亞努力獨立之過程中他旁邊幾個同樣的回教國家，突尼西亞、利比亞、摩洛哥、埃及都給他很多的幫助，尤其是摩洛哥給他的幫助最大，摩洛哥會訓練他的軍隊，並容納他的地下份子，其他財政上的支持還不在其內，但到阿爾及利亞獨立，兩個國家馬上發生武裝衝突，非洲的第一個武裝衝突就在此二國家之間。因在法國佔領時無所謂，但既經獨立後則和摩洛哥算賬了，阿爾及利亞認爲：摩洛哥很多地方從前是屬於我們的，現在我獨立了，我要拿回來；而摩洛哥認爲這地方已被我統治很多年，且當年我曾幫你很多忙。如此相持不下，因而便打了起來，幸虧這兩個國家力量不大，軍火打完了便停止了，這只是休戰的狀態，但緊張的情勢並未完全消除。到現在還未打完的就是索馬利亞，因索馬利亞也是被分割了好幾個部份，今天的索馬利亞共和國是兩個地方合起來的，一個是義屬索馬利亞，一個是英屬索馬利亞，但還有一小部法屬索馬利亞沒有在內，因爲在一九五八年投票時，願繼續作法國的殖民地，但索馬利亞始終想把它拿回來，另外在依索比亞的東部有個奧各唐省，此地人口，全是索馬利亞人，也是在索馬利王國時被他們拿走的，還有在肯亞東北有個東北省是由英國拿走的，原來的索馬利分割了五部份，現在二個地方統一了，還有三個部分尚在人家手裏，對法國，他打不過，但依索比亞是早獨立的，肯亞是剛獨立的，故索馬利就不客氣了，便派兵去攻打，會要求美援裝備軍隊，但爲美國所拒，在此時俄國却同意送給他裝備兩萬軍

隊的軍火，並造了一個小的海軍軍港，索馬利亞到現在還在打，想把他認為失去的領土再拿回來。

全非洲團結組織對兩個邊境衝突也會推舉了幾個國家去調停，摩茅之間把軍火打完了，因沒有力量再打，曾接受了調解。但在索馬利亞的調停却失敗了，現在武裝衝突仍在進行，像這樣的武裝衝突很多，這不過略舉幾個例證而已。這是非洲團結的第一個障礙。

第二個障礙就是「部落」，剛才我對各位先生報告過，非洲的部落力量，直到現在還是很大，他們雖然有了國家，開始有了民族意識，但是部落思想還是隨時會起來超越民族意識、超越國家觀念的。像這種情形，已經在好幾個國家內發生過。最顯著的是蘇丹：蘇丹的北部，所住的是阿拉伯人，多信仰回教，人種也是白種人；南部則是黑人，其中大部份已經信了天主教，但是一小部分則屬於拜物教，也就是崇拜一塊石頭或一條蛇等等的拜物教。這些阿拉伯人現在執政掌權，所有政府的重要位置，統由阿拉伯人佔有。因此他們對於那些既不同宗教又不同種族的南部人，壓迫的非常厲害。現在所有的基督教的傳教士，凡屬外國籍者均被驅逐出境，屬於本國籍者則投入囚牢，然後施予種種虐待的行為，而迫使黑人大批的向外逃亡。例如剛果、中非、查德、烏干達等隣國，都有蘇丹逃來的難民，而且越鬧越兇。但是，目前在非洲的這些國家都不敢講話，相信像這種情形假如是換在另外的一個地區，一定會引起干涉。不過，像蘇丹這種做法，很顯然的對他們本身來說，也是違反國家利益的，因為他們也是一個落後而急待開發的國家，他們很需要人力來共同的建設，但是他們阿拉伯人却不顧及這些。原因是一般基督教徒，通常所受的教育比較多，他們深怕這些黑人一旦起來，會威脅他們的政府而且危害他們在政府中的地位，因此就給他們這樣一種虐待。

第二個發生部落問題的國家就是盧安達，是一個與我國友好的國家，現在我們派有大使館和農耕隊駐在該國。他們國內最近也發生兩個部落互相鬥爭的問題。盧安達在未獲得獨立之前，他有一個貴族的部落，名字叫着一瓦杜西，這些瓦杜西人的身體長得非常高大，平均的高度大約都在七呎以上，是世界上最高的一個種族。

非洲情勢的分析

另外有大部分的人是矮個兒，他們的名字叫着一瓦胡杜。

瓦杜西族雖然是少數，但是他們世代為王，已經統治了很久，盧安達被他們統治了好幾個世紀了，所以當地的老百姓對他們也是莫奈何，他們出門時都是不走路的，完全由矮個兒抬他們走。自從獨立以後，要靠民主政治護衛國家，因此一切須依靠投票，於是就被矮個兒的多數獲勝，而把高個兒的少數給壓下去了。

但是隔壁的蒲隆地這個國家，仍然是由高個兒統治，於是盧安達的這些高個兒，便紛紛逃向蒲隆地去，他們野心未死，很想待機返回去東山再起，於是在去年歲暮由於獲得了蒲隆地給予的武器裝備，便發動了一次武裝侵略以圖打回去，奪回原有的政治權力。他們這次行動非常順利，差一點就奪下了京城；但是，在距離京城只有幾里路的地方，却被矮個兒狙擊而被打敗了。總之，這也是起因於部落的問題之一，而且是由於部落問題的紛爭，引起盧安達和蒲隆地兩國間的不愉快。另一方面像蘇丹的部落之爭，也是因為黑人的被壓迫，而引起了附近黑人國家的同情和國與國之間的不愉快，何況大部份的黑人都已信奉了基督教，更加强了他們的關係，所以，像以上所說的這些部落的問題，也是成為影響非洲團結的障礙之一了。

第三個障礙就是各國對重大國際問題所持的不同的態度，現在非洲團結組織，對於若干國際上的重大問題，還不能夠使非洲的每一個國家有統一的看法；例如裁軍及核子停試的問題，特別是法國試爆原子彈的問題等，在非洲國家中引起很大的爭執。法國過去一向是在撒哈拉沙漠試爆，現在法國在太平洋上也在佈置，將來或許可能要在太平洋上試爆。不過迄今為止，法國却是一直在撒哈拉沙漠試放，但他每一次試爆原子彈，在非洲引起的反應都是不一致的。其中有些國家，尤其卡撒布朗加這一個集團，和不屬於該集團的像奈及利亞等國家，反應非常激烈，他們指責法國把非洲人不當人看待，明知原子彈的輻射塵是對人類有害的，而却偏偏拿到非洲來試爆，使非洲人民受害，得利益的是法國人，所以法國每做一次試爆時，便會使上述的這些國家掀起一陣反對的高潮。尤其是奈及利亞就立與法國絕交，并且把法國大使館趕了出去。甚至於連法國的航

空公司的飛機都不准入境，船隻不准進港，均是屬於很激烈的反應。

但是，另一些法語系的國家——就是原來法國的屬地，獲得獨立之後還是作為法國國協一部分的國家，就立刻起來替法國辯護，他們說法國所試爆的原子彈非常的小，也不能夠危害非洲人的健康等等言論，所以從這一個例子來看，他們的態度就不一致，而對於其他的各種問題能夠趨向一致的也是非常的少，尤其是重大的問題。

除此之外，像一些對於非洲比較關係少而又沒有切膚之痛的更是相異。譬如以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來說：就不可能使得全非洲都是一致的。

第三點我想向各位報告關於共產國際，也就是共產黨向非洲滲透的情形。

本來在非洲是沒有共產黨的，但是許多的非洲國家在未獨立之前，派了一些學生到歐洲去，屬於法語區的就派到巴黎和比利時去，英語區的則到倫敦或者是美國。這批學生到達歐美之後，就中尤以到歐洲的人數最多。他們在歐洲停滯期間，那些民主國家對他們所注意的，僅是學業方面，祇求其書讀得好，另外像他們的生活和課餘的時間，學生怎樣去支配，他們向來不管。

另一方面，共產國家的作風就完全不同，他們有一個國際青年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的外圍的組織，這種機構專門針對着從殖民地來的學生下工夫。差不多每一個在倫敦或巴黎的非洲學生，都會經接到他們的邀請，給他們免費旅行去訪問東歐的國家，再遠一點的，就訪問蘇俄，共匪的匪區，其中有很多人都是在共產國家做過客人的。

這些人回到非洲以後，以現在的情形而論，非洲的大學生和接受高級教育人數甚少，當然，在三五年之後，他們就成了很重要的人物了。所以，他們獨立後很多就是政壇上的重要人物。在布市的剛果政變以後，新的左傾政府中就有一個國際貿易部長，曾經在大陸匪區住過一年之多，另外一個是國會中的第一副會長也曾在北平、上海等地停留過。我曾經問過他們何以能去大陸，他們就答說：

在當年讀書的時候，有人告訴他們可獲免費招待訪問，於是他們就約幾個同學組成訪問團前往。

所以像這些非洲在歐洲的留學生，除了天主教的團體偶然會對這些學生的生活發生一點興趣之外，民主國家都不注意共產黨的這些安排，甚至於竟讓他們給這些左傾的組織和共產黨去接近和滲透。非洲各國獨立以後，情況就更加不同了，因為共產國家已經可以派遣外交使節前往非洲，設立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貿易代表等等，當然我們知道這些機構絕不是光辦外交的，而且僅辦外交工作也決不會要那麼多的人，譬如我國在非洲各國的使館，大多僅有一兩個人，就拿布市剛果來說，算是最大的規模，也不過才五個人而已。但是，共產黨一來就是三五十個，多的則有二百多人，各位想想看，他來這樣多人做什麼？當然不是辦外交了，那一定是私底下在作各種滲透和顛覆的活動，因此非洲自從獨立後，共產黨的活動也隨着加強了。

共產黨知道非洲這些國家的經濟是很困難的，於是，他們的手段也多半是用錢，加上非洲獨立的國家到處要援助，而民主國家對他們援助的力量又不够。事實上像這樣一個非洲大陸整個的新的團體，在開始開發的階段，你給他再多的錢也是不够的。共產黨就中了這個弱點，所以就到處用錢。舉一個實例來說，就是上次周匪恩來到非洲去，給這些國家的錢就非常之多，他在阿爾及利亞給了二億五千萬法郎，折合五千萬美元。他在迦納給了兩次，第一次給了七百萬英鎊，第二次八百萬英鎊，兩次合起來就是一千五百萬英鎊，也可折合四千多萬美金。其他地方當然也有，譬如馬利就要求共匪給他造公路，蘇丹和烏干達要賣棉花給共匪，像這些國家都是有現成的利益可獲，那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現在的外交是很現實的，恐怕在非洲以外的國家也是如此，在非洲當前的情形來說，經濟和外交的關係真是太密切了。一定要把邦交和他們的實際利益配合起來，才能够發生真正的力量。否則儘管空談朋友，不管說的再好也是沒用。共產黨集團，不管蘇俄還是共匪，他們在非洲都是大量的用錢。儘管他們在國內或中國大陸上，老百姓餓得沒飯吃，或是祇有一

條褲子穿，但是，他們在非洲却充闊佬。

共匪在非洲除了像上面所說的公開給錢之外，他們還另外私底下，像是一種賄賂似的暗中給私人一部份錢。譬如前兩天美國有一個專欄作家發表了一項事實，就是肯亞的一個內政部長奧金加，他是一個實力派的人物，共匪一下子就送給他二十五萬美金，這是送給他個人的。這個人拿了他們送的錢，當然也要替他們拚命了。另外還有像桑吉巴發動政變的那個巴布，後來成爲桑吉巴的外交部長，但是他在政變以前，還是新華社的記者，他就是以新華社記者的身份拿了共匪的錢到匪區去了很久，他回來以後兩個星期桑吉巴就發生了政變，這是另一個實例。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那就是繆雷雷，這個人現在剛果（雷堡市）的境內打游擊。現在這個剛果的政府是親西方的，與我們也很好，我并派有大使館駐在該地，在從前左派政府繆雷雷擔任教育部長，他曾經到匪區去過，而且拿了匪給的錢回國打游擊，他打游擊的戰術跟共匪的那一套完全是一樣。剛果政府曾在他的總部搜出來若干毛匪澤東的著作。現在他還在領導着打游擊。

由於以上所舉的各種實例，很可以看出來蘇俄與共匪在非洲滲透的積極。但是，我們民主國家也不必爲了他們這種積極活動而灰心，甚至認爲民主國家失掉了非洲，事實上非但尚未失掉，而且由於共產黨在非洲作的太過火，有時也引起非洲國家對他們的警惕。在這裏也可以舉出幾個例子：

第一個實例就是幾內亞，這是一個很左傾的國家，他在所有法國屬地裏面，當年戴高樂要他們公民投票時，他是頭一個要求完全獨立同法國立刻脫離關係的國家。其他的則是先自治然後獨立，甚至於仍然願意繼續作法國殖民地的。

幾內亞選擇獨立之後，法國人很氣，他們離開的時候，連電話線都收回去，弄得幾內亞沒有電話，沒有電燈，甚麼設施都不留，你既然要獨立那就自己去幹好了。因此幾內亞人氣憤之下，一下子就請來許多的捷克人、南斯拉夫人、波蘭人來代替法國人。

但是後來相處日久，他們也逐漸的感覺到這些共產黨處處給他們一些威脅。譬如說共匪派去的農耕隊，和我們所派的農耕隊完全不

同，我們派的農耕隊人數少，和當地人相處甚洽，但是共匪的農耕隊人多，所以他們就打上一道圍牆，將自己圍在裏面，跟黑人不作來往，甚至那些黑人要進去還要先得他們的許可，於是引起黑人的不滿。他們覺得你在我們的國家裏還要建立一個小鐵幕，這是不堪忍受的事，所以他們就開始對共產國家發生了惡感。後來被他們抓到了事實的證據，說是蘇俄大使館在幫助幾內亞的共產黨，要做推翻政府的計劃。因爲他這個政府雖然是左傾，但是還不算共產黨，所以還不够純左，於是蘇俄大使館還是想要將他推翻，因此他們在一怒之下，第二天就把蘇俄大使館趕走了。

第二個就是剛果（雷堡市）的例子，本來剛果現在這個中央政府成立時，是聲稱站在不介入政策的立場的，兩邊都作來往，所以有西方國家的使館；也有共產國家的使館。但是，後來因爲有一批左傾政府的份子，原來是關在牢獄裏的都設法逃了出來，然後跑到布拉撒市，他們跑過來之後倒也沒有很大的影響，僅僅是使兩個剛果之間關係惡化一點兒而已。但是逐漸的被他們發現了這些駐在雷堡市的共產國家的大使館，其中主要的是蘇俄大使館，常常有人跑到河的對岸去。因爲由此岸到彼岸，祇有二十分鐘的渡船時間，外交官的來往是不受限制的；於是他們就開始注意，究竟這些人常常跑過去做什麼？後來他們終於發現了這些人跑到對面去，是拿錢幫助反對中央政府的人，於是他們就動怒了。

有一次他們乘蘇俄大使館的參事和祕書，從布拉撒市回到雷堡市時，就將他們抓起來。非洲人做事是直截了當的，他們把俄國人乾脆就揍了一頓，他們打過之後就把俄國人送到軍營中去關起來，關了一夜，翌日送至蘇俄大使館一項照會，說從現在開始，他們的大使一直到司機（因爲蘇俄的司機也是自己帶去的），統統都是不受歡迎的人物，限他們在二十四小時內一律離境。第二天就給他們包了一架客機給送走了，所以現在雷堡市雖然還有一個蘇俄使館，但是裏面却一個俄國人也沒有。這件事發生之後，也就促使他們政府開始從原來的不介入政策而轉變成一個與自由國家友好的政府。另外在東非有三個過去是英國的屬地，就是坦干伊卡、烏干達和肯亞，原來在周匪恩來旅行非洲時，這三個國家會被列爲最後的

旅行目的地，匪方很重視這些地方，所以他一定要去。但是，很不巧當周匪恩來走到索馬利亞時，桑吉巴發生了政變。

桑吉巴這次發生的政變，大家很可以清楚的看到，完全是由共匪在事後一手造成的。繼桑吉巴的政變之後，坦干伊卡、肯亞、烏干達等國相繼發生兵變，甚至均幾乎將其政府推翻。幸虧他們當時也顧不了什麼帝國主義之分別，就立刻把平時被罵的英國，請他們派兵進來鎮壓，總算是保全了這幾個國家總理或總統的地位。所以他們對共產黨就更怕，而且認為對他們不是容易接近的，於是就拒絕了周匪恩來的訪問旅行，同時他們這些國家的總統或總理也將原先預定訪問匪區的計劃全部取消。

最近又發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桑吉巴和坦干伊卡合併的事情。因為，假若讓桑吉巴繼續赤化下去的話，他一定會變為古巴第二，而且將成為國際共產主義，尤其是共匪在非洲活動的一個中心，現在這種合併的辦法，倒是一個很妥實而有效的措置。這就是由坦干伊卡出面把他合併。

現在合併的結果，就是桑吉巴的總統作為坦干伊卡的第二副總統。坦干伊卡本來是已經有一個副總統了，所以再加一個便是第二副總統。這件事情匆匆的成功，是因為被共匪收買的那個巴布外交部長出國了，他當時是正在中東地區旅行，所以在一夜之間就把合併的事情談妥了。

這樣合併之後，桑吉巴在坦干伊卡的控制之下，共匪想再在此地發展他的滲透工作，就不容易了。從以上所舉的這些實例來看，也就說明了儘管蘇俄和共匪用許多和很大的力量在非洲作積極滲透的工作；但是，也已經引起了另外一種的反應。更有許多國家已經感覺到共匪的錢也不是好拿的了。由於他們這種警惕，可以說共產國家在非洲所作的陰謀滲透活動，固然有其成功之處，但也有失敗的地方。我從現在各種的實況來看，我們認為今後失敗的地方恐怕還要日益增加。

第四點我是要講我們中華民國與非洲的關係；我們中華民國官方到非洲去，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情，當然在民間方面比較為早，譬如說最早的時候是在明朝，三保太監鄭和下南洋的時

代，他的船就會經過非洲東部沿岸，至於華僑也就在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了。所以我們的華僑遍佈在印度洋的島嶼上，尚不算少。其中比較最多的是在茅利斯島（初為法屬，現為英屬），大約有四萬人。其次較多者即為馬達加斯加，大約有一萬餘人。另外在非洲地區約在七千人與八千人之間。法屬留尼旺島約有五千人，以上是比較大的幾個中心。除此之外東非洲地區像坦干伊卡、烏干達、肯亞和莫桑鼻克等處，各散佈着幾十人乃至三、五百人不等。西非洲一帶幾乎是沒有，在布市剛果只有一個華僑，另外在加彭也有一個華僑。我們住在剛果的那位華僑是在民國十二年去的，在那個時候法國人欲修築一條自布拉撒市通往黑尖市的鐵路，因為這一段的河流不通，一方面比利時也在河的對面修一條鐵路，他們都是一直修到雷堡市和布拉撒市為止，河流再往上游就暢通了。這條鐵路就是我們中國人去修的，原因是當時在當地所找的勞工，不習慣於此種工作，因此只有到遠東去請，而且世界上最便宜和最有效的，當然是我們中國人了。於是就招了八百個華工到剛果，待鐵路竣工後，大部份的華籍勞工希望回國，所以就都回來了，祇有一小部份是留下來的。結果經過這許多年來有些已經死了，當地還有一個中國人的公墓留在海邊。現在只有一個叫劉萬三的華僑住在這裏，是在布拉撒市當公務員，也就是工務局的一個工頭，他娶了個非洲太太生了六個孩子。在加彭的那個華僑是由法國去的，他是浙江省青田人，現在經營木材生意。他是娶的法國太太。因此在這兩個國家中各有一個華僑。另外現在住在雷堡市剛果的中國人是比較多了，但他們却都不是華僑。他們是由聯合國考試聘去的一些教師，或者是聯合國祕書處派去工作的人，所以，真正做生意的華僑是一個也沒有，有時候我們會偶而看到店舖的招牌上也寫着中國字，但進去一問却都是些越南人，冒充中國店舖的。以上是民間方面；也就是華僑與非洲的關係。

至於在官方的，也就是政治方面的關係：本來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可以說是沒有人注意到非洲。祇有在二次大戰中間，才開始有人到非洲去，那是因為國際的通路有些部份已為日本和德國分別予以佔據，所以祇好繞道非洲去兜上一個大圈子，譬如我們在戰時

派往美國去受訓的空軍，他們都是經由非洲轉往歐美。我們真正開始注意非洲的政治形勢，是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的數年。

例如像賴比瑞亞這國家，早已獨立了一百多年之久，但是我們設大使館也不過是近十多年的事情。也就是因為從那個時候起，才開始覺得非洲大陸是重要的。在這個國家之前可以說我們祇有駐埃及一個大使館。

自一九六〇年以後，非洲的國家如雨後春筍大批的出現，於是我們也就大批的派使建交，這裏所謂的大批是指使館的數字，而不是外交官的人數。現在和我們有邦交的有十八個國家，共匪則有十四個國家，那在今天非洲的三十四個國家裏面，有兩個國家是既與我們不建邦交也不與匪來往，都沒有外交關係，一個就是最老的國家衣索比亞，他和雙方都不來往。另外一個就是人口最多的奈及利亞，它是過去英國的屬地，曾在聯合國內公開提出承認兩個中國，所以現在也是都不來往。其餘的各國則與我或與匪建立有外交關係。

不過，我剛才報告過，像這種關係的差別，決不可以用大使館的多少去衡量。雖然以「館」來看我們所估的數字很多，但是「館」的內容就不同了。我們很多的「館」都是所謂「一人館」；一個代辦從館長做起一直到譯電員為止，全是他一個人做。最多的要算是我的大使館，我們一共有五個人，本館內是三個人，兩個人在新聞處，已經是不得了了，算是最大的館。但是共匪的館最起碼是三十個人，最多的可到兩百多個人。

我可以向諸位先生報告一點，就是我們雖然許多的地方是一人館，人數很少，但是我們的工作成效並不見得比共匪三五十人，甚至於一兩百人所做的差的太遠。至少來說祇要有我們的存在，那麼就會擋住共匪的進出。我也經常對非洲朋友講，我說我們只要到這裏把國旗一扯起來，共匪就決不會來了，你們要想拒絕共產黨，這就是最好的一種辦法。因為我們固然堅決反對兩個中國，而共匪當然也是反對兩個中國的。譬如像在剛果一樣，共匪的代辦到了之後，他看見我在那裏而且我們的旗子繼續飄揚，他就不成立大使館，而且是一直的逼着剛果政府把我趕走之後，他才發通知照會說他們的大使館已經成立。

非洲情勢的分析

我們除了外交的工作之外，在近三年以來又加上了技術合作的工作。本來像我們這種經濟能力并非十分充裕的國家，要想出一種方法去和非洲合作，並非易事，因為現在他們見的局面已經大了，也有很多人去爭取他們，有的送錢，也有的送碼頭，更有送個醫院，大家都在爭取着送，祇怕他們不接受，俄、美、英、法和德國都搶着去送，我們的資本很有限又能送些什麼？所以現在只有技術合作一項，是我們唯一可行之道。而且已經獲得了相當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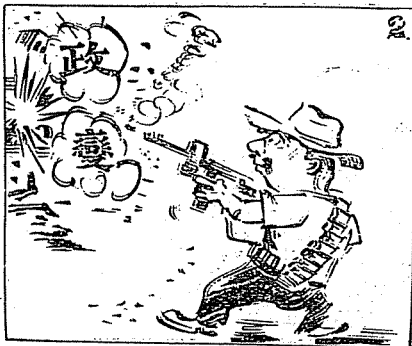
我們現在派在非洲做這些工作的人數雖然不多，但是也不能說少，其中包括有在利比亞的兩組醫療隊，有獸醫隊在衣索比亞，有糖業工程人員曾經在剛果幫助他們恢復糖業的生產，因為比利時人撤走後，他們的糖廠就停頓了。我們另派有民航人員幫助剛果的民航機構。而最重要的仍然是農耕隊，他們的業務因為宣傳的很多，我在此不必多贅，他們一共在非洲有七隊，每一隊從八人到十六人不等，在今年還要派兩隊去，明年也要派一隊，到明年止至少要有十隊，可能在將來還要增加。

神燈的故事

「去政變，賞你神燈。」



「於是政府被推翻。」



這些農耕隊都是些年青的小伙子，所以給非洲人的印象非常的好。因為過去他們已經看慣了歐洲來的那些專家們，所謂這些歐洲專家，來了之後住上三五個月就又走了，真正留下來做事的很少，原因是鄉下的情況太苦，所以專家們不能夠多待下去，而且歐洲人的生活水準也比非洲人高的太多，不是要這個就是嫌那個，先伺候這批專家就要化費一大筆錢，即使匆匆的做下來一點結果，等他們一走就又荒廢了。

我們派去的這些年青的專家們，不但是留下來將所知道的悉數教給非洲人，而且還與他們共同生活攜手合作，尤其在物資上的需求，更沒有像歐美人那樣多，所以農耕隊在非洲，都是很受他們所歡迎。非洲這些國家都是農業國家，但是農業國家所需要的那些主要的農業產品，却都是從外邊來的，類如像米、小麥、蔬菜和水果等等都要仰賴輸入，而且更要從很遠的地方進口，法屬地區從法國進口，英屬地區則由英屬各地進口，甚至也要自美國進口，拿賴比亞所吃的蔬菜而言，就是從美國進口，看來是可笑的事情。以前非洲人都認為他們的土地是不能用的，故蔬菜也好，水果也好，非要從外邊進口不可。現在我們中國的農耕隊去了之後，西瓜也種出來了，小麥稻子也種出來了，蔬菜也都種出來了，他們吃了之後感到驚奇，而且覺得原來他們的土地也會生長這些東西。現在我們回想起來，當然，最初白人在非洲也許是故意的欺負他們，反正你有錢拿來買現成的好了，他們也正需要推銷。所以，現在我們所教給他們的這些技術，在他們政府裏比較有眼光的人士，就很瞭解這個工作的意義。因為給錢雖然是好，但是錢用光了就沒有了，而這種技術學會了是一種長期性的，他可以永遠的繼續下去，可以嘉惠予人民和政府。所以，像這種農耕隊的工作，固然是相當的辛苦，類如非洲的生活條件，像我們住在大都市的人，而且是過外交官生活的人，尚且認為還比不上在台灣舒適，派在鄉下去工作，其苦則更不必說了。他們完全是要靠自己的一雙手，從砍樹起，而且有些幾千年的老樹，先要伐了樹然後再平地，種上東西，住的房子要自己搭蓋。另外還有些毒蛇猛獸，各種各樣蚊蟲和疾病，更有一種蒼蠅，被它咬到一口就會睡上一輩子。我們的這些農耕隊員們都是冒着各

種的危險到鄉下去工作，所以幹這種事情真是太不容易。

農耕隊在非洲工作，對我們的外交工作方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假如我們連這一點兒實際上的協助都不能給他們，光去空談外交友好，相信我們的外交都不能立足，慢慢的恐怕一個繼一個的都要退下來。現在有了我們這樣一批農耕隊的工作成績，已使他們知道我們中華民國并不是空談，而是事實上在幫助他們。所以我個人很希望這種工作能夠繼續維持下去。當然，我國的財政對此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負擔，因為農耕隊最初去的兩年，我們政府要負擔他們來回的空運旅費、安家費和在非洲的薪水等等，一直要到兩年期滿，那邊的政府認為滿意之後，這才像利比亞、賴比亞等國一樣，由他們的政府繼續的接下來，現在已經是由他們付錢了。不過，我認為無論在何情況之下，我相信我們政府在今日的財經情況之下，對這一點兒的費用，是應該可以負擔的。何況對國家所受利益的比來論，這是一種用錢最少而收效最大的一種工作，更是我們目前唯一可行的一種工作，假若能繼續順利的推展下去，那麼一定對我們非洲外交的幫助會有很大的益處。



「老子不許你再推翻，我們共產黨都是反政變的。」



美法關係的檢討

鄧公玄

法國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重要一員，而北約又為東西冷戰中最重要的堡壘，所以美、法關係的好壞，其影響於整個自由世界者，實難加以估量。在過去十餘年間，法國是美國最忠實的伙伴之一，不幸近年以來，兩國間的齟齬日深，大有難以調解之勢，這是反共鬥爭中極其不幸的事。

美法關係為什麼會演變到今天的情形，其因果與曲直究竟何在，今後將如何發展，這些都是我們所不能不明瞭的問題。尤其自從法國承認共匪偽政權以後，其對美國關係與對我國的影響如何，更是值得深切探討。

壹 戴高樂東山再起與其懷抱的野心

戴高樂在二次大戰後，雖曾於短期間成為法國的執政者，但不久即行退休，而其所以退休之原因，多少因其與英、美當局意見不能協調。其實即在二次大戰之中，戴氏已常與英美軍政當局意見相左，或者因為英美不願以同等地位相看待而使戴氏懷恨於心，在戴氏的回憶錄中即帶有許多怨望的言詞。

迄一九五八年初，法國因為阿爾及利亞戰爭陷於空前危急的狀態，於是法國將領們開始運動擁護戴氏東山再起，希望他能收拾阿爾及利亞的殘局。此時戴高樂深知其地位的特殊重要，故在未出山之前，即提出許多要求，尤其希望能夠把法國政府的傳統弱點予以補救。即在那時他已懷抱着強烈英雄主義的願望，希圖把法國地位提高到和美英一樣，或至少要與英國有同等的地位。

戴高樂取得獨裁地位的經過——戴氏雖有上述的野心，但由於第四共和國憲法的規定，其政府在先天上是極端脆弱的，所以戴氏認為要想大刀闊斧的有所作為，便不能不取得特殊的權力。

一九五八年六月一日，法國總統可蒂(Coty)正式提名戴氏為內閣總理，當由國會衆院以三二九票對二二四票的多數予以通過。戴氏於六月二日，復要求國會授予六個月內完全處理行政的特權，亦以三二二票對二二二票的多數獲得通過。其後戴氏更要求授權修改法國第四共和國的憲法，其修改後的憲法草案毋須經國會同意，即付國民複決。國會方欲辯論，而戴氏以去就爭，卒以二五六票對三〇票，於六月三日又獲得通過。

戴氏將法國憲法中原定之責任內閣制，修改為近似美國的總統制，並改總統任期為七年之久。此項憲法草案於同年九月二十八日交付國民複決，結果以一七、六六六、八二八票對四、六二四、四

七八票絕對多數的可決（贊成票與反對票為四與一之比）。依據此項第五共和國新憲法，法國舉行大選，戴氏遂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當選為七年任期的新總統，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正式就職。自是戴氏便成為法國的獨裁者，他要使什麼便可以做什麼了。

法國軍人當初之所以擁護戴氏出山，原以為他可以為法國平服阿爾及利亞的叛亂，誰知戴氏取得政權之後，他却和原來擁彼出山者意見相反，極力主張擺脫阿爾及利亞的包袱，逐漸走上讓阿爾及利亞自主或獨立的途徑。迄一九六二年七月三日，經法國國民總投票的結果，正式宣告讓阿爾及利亞與法國脫離關係，予以完全獨立。此一在法國統治下二百三十二年之久的阿爾及利亞省，其面積遠較法國本土為大的殖民地，便如瓜熟蒂落。

戴氏建立第三勢力的野心——戴高樂之所以不惜將阿爾及利亞放棄，因為他深知與其在北非陷於泥淖，不如本壯士斷腕的決心，把此一沉重包袱丟掉，俾能解決法國本身的困難，恢復國力，而與美英爭一日的短長，否則法國將疲於奔命，永久淪為第三等的弱國地位。正因為戴氏想要和美、英爭一日之短長，所以在法國尚未擺脫阿爾及利亞的包袱以前，即努力于建立單獨核子武力的計劃，並在北約組織內享有與美、英同等說話的地位。當戴氏再起以後的不久，他即曾致函美國總統艾森豪，要求美國給予英國分享核子秘密的權利，但美國因種種的顧慮，迄未予以肯定的答復。

美國之所以不允戴氏的要求，其理由是多方面的。第一、美國國會對原子能秘密，早就通過了禁止給予他國的法案。第二、美國唯恐法國洩漏此項秘密，故不願給以英國所分享的權利。第三、美國認為法國不宜自行發展核子武器，以免徒然浪費人力與財力。這些理由自然是具有相當根據的，可是法國人則以為美國故意對法國的歧視或輕蔑，尤其戴氏認為這不啻是侮辱。職是之故，戴高樂乃不惜傾全力以謀自行試爆一枚原子彈，以為要挾美國的張本。到了一九六二年五月八日，法國政府證實法國已在撒哈拉沙漠試爆原子彈，且謂至少已有五次之多。法國既有第一枚原子彈，那麼縱使這是最原始的成就，然而這畢竟是在美英與蘇俄以外國家首次打破核子專利的第一遭。有了此種初步的成功，當然使戴高樂躊躇滿志了。

戴高樂首次表示與美國分道揚鑣——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戴氏在巴黎招待新聞記者時，首次聲明法國不管後果如何，將從事於核子武力的發展。到了五月二十日，他在巡行法國中部時，又在利莫吉（Limoges）地方發表其驚人的演說，他說：

「法國雖仍舊尊重北大西洋公約聯盟，但法國不復能作他國的拖船，法國應有其自由意志、行動與政策。法國的目標將為達成獨立的歐洲，不能承認兩國超越強國……」

戴氏上述的一段話當然不是隨便說說的，這是他復起以後朝夕夢想的遠景，其所以到現在才公開表露出來。接着法國內閣總理龐比度亦於六月初在西歐聯合會議席上，再度予以表明。他說：由於西歐在軍事與經濟力量的發展，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已達必須重行調整的階段，藉以平衡歐美的權力。

戴氏為更進一步加強其對美國說話的比重起見，乃更設法拉攏西德總理艾德諾。七月二日至八日，艾德諾應戴氏的邀請，首次赴法蘭西作大規模的訪問旅行，此次的旅行，到處都受到法國人民的熱烈歡迎，這不但表示戴、艾二人的攜手，同時還表示兩國人民已經由昔日不共戴天的世仇，變而為同盟的伙伴了。這是戴氏在政治上的一項新資本，也是促使戴氏與美國分道揚鑣的基礎。

貳 甘迺迪致力於「大西洋社團」計劃

正當法國戴高樂追求第三勢力之日，也就是美國總統甘迺迪準備推動其「大西洋社團」（Atlantic Community）計劃之時，甘迺迪是美國最年青而富有理想的一個新總統，他經過過五關斬六將的難關，然後當選為百餘年來破天荒的第一個天主教總統，自然要想大展鴻圖，作出一番驚人的政績來。因此他和他的幕僚便定出了一種大計劃，就是希望建立一個歐美一體的「大西洋社團」，以為對抗共產集團的堡壘。

甘迺迪乘一九六二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紀念的那一天，在芝加哥發表一篇有名的演說，其中有云：

「我在此時此地獨立紀念的場合，正式宣言，美國將準備為『互賴』（Interdependence）的理想而努力，我們準備和一個行將

統一的歐洲商討與一百七十五年來已組成的美洲舊聯邦之間，組合爲一個大西洋伙伴的方法。……」他說這一新伙伴的主要目的，願在擴大美國獨立時的理想與福祉。其着重點在內容而在形式，所以他並未提出兩個社團合併的具體方案而只是重在追求共同的政策與目標。

甘迺迪的「大西洋社團」觀念形成之後，美國不願戴高樂的離心運動，不斷的在策動推進。而戴高樂此時亦知其野心尙難于得逞，所以對於甘迺迪的計劃雖深表反對，但尙不敢公然予以批評。到底怎樣是甘迺迪的計劃呢？根據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六日，星期六晚郵報所載美國專欄作家艾索甫（S. Alsop）的一篇文章，我們可以獲悉其中的輪廓。據艾氏描述，所謂甘迺迪大計劃的要旨如次：

（一）政治與經濟部份——「首先由英國參加共同市場。其次，由此導致一個『聯合的歐洲』，包括英國在內的政治、經濟的結合。然後美國與『聯合的歐洲』組成一個甘迺迪所稱之『具體的大西洋社團』」。

（二）軍事戰略部份——「美國將供給大西洋同盟一個『中央控制』的原子嚇阻武力，此中央控制意即美國控制。其次，歐洲應擴充新的兵力達三十師，以提供傳統武力。如此，則西方可以抵制蘇俄有限度的攻擊，而不致使用可能毀滅美國及蘇俄的武器。」

由前面的描寫，我們可以知道甘迺迪的大計劃，必須有兩項先決條件：第一、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第二、由美國領導建立北約的共同核子部隊。有了前者，美國才能透過英國關係，使美國與西歐在經濟上打成一片，有了後者，然後美國才能由控制核子彈頭而成爲美、歐軍事上的總司令。有了兩者，於是美國可以成爲美歐政治、經濟與軍事的中心。美國此項計劃雖不免帶有自利的成分，但就對抗共產集團的侵略威脅而言，乃是完全必要的。

叁 古巴事變對美法關係的衝激

一九六二年的夏秋兩季，我們今天回顧起來，顯然是國際局勢醞釀轉變的重要階段。美、法之間固然開始發生歧見，而美蘇之間也進入了極其微妙的境遇。美法的歧見已如上述，至於美、蘇間的

關係則形成所謂外弛內張的情況。由於蘇俄此時已知其對美國核子與飛彈的實力相比，業已失却平衡，黑魯曉夫在表面上，雖仍然若無其事，但實際上則異常焦急。所以他在是年夏秋之交，便想運用偷天換日的手段，從古巴建立其飛彈基地，同時把許多攻擊性的武器與作戰部隊，亦以秘密方法大批偷運前往。在黑魯曉夫心中，以爲一旦能够瞞過美國，完成其計劃，那麼不僅可以恢復美、蘇力量均勢，而且利用飛彈作恐嚇，可以迫使美國屈服。幸而美國以U2飛機偵察明白，獲得真憑實據，乃在動員三軍準備應付戰爭危機以後，於十月二十二日晚間，突然宣佈封鎖古巴，並要求蘇俄立刻撤除飛彈與一切攻擊性武器。結果黑魯曉夫不得不接受美國的條件，宣佈願意自動撤退，其惟一的反要求就是請求美國答應不以武力進攻古巴。美蘇之間的一場核子大戰因此避免了。美國在外交上也獲得了一次勝利，但這種勝利並非全勝，因爲美國心腹之患的古巴問題並未解決。然而由此却產生了下述的幾項結果：

第一、美蘇實力的強弱已完全被揭露了，蘇俄從此不能再向西方國家肆行威脅敲詐。

第二、核子戰爭的危機大形減少，而西方國家的安全感則因此而大爲增加。

第三、匪俄衝突自此不但表面化，且有走向不能再行妥協的地步。

第四、美國的威望無疑的立刻上升，但其對西方國家，尤其對法國的影響則反而逐漸削弱。

由於上述的新事態的存在，所以自古巴事件結束之後，國際上便醞釀一種新冷戰趨勢，尤其美、法間的歧見格外加深，同時又因爲匪、俄衝突的表面化、尖銳化，遂間接產生美、蘇走向和緩的方向。

由於美、蘇核子戰爭危機的大減與走向和緩途徑的趨勢既明，使西歐許多親美的昔日盟國，尤其戴高樂的法國，恐懼核子戰爭與蘇俄侵略的心理乃大爲減輕，而自身的安全感則大爲增高。以法國而論，戴高樂認爲法國的安全已不必全賴美國核子雨傘的保護，且由於惟恐美、蘇妥協，或不免以西歐與中歐的安全作抵押，戴高樂認爲自身利益起見，不能不謀第三勢力的建立。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甘迺迪與麥米倫會於英屬納騷(Nassau)，討論北約共同核子武力計劃，並決定以北極星飛彈替代英國以前的天矢飛彈計劃。由於他們會談的內容事前並未與法國諮商，於是引起戴高樂的極端不滿，他認美、英兩國有意排斥法國，對美、英同意建立共同核子武力計劃既未事先徵詢法國意見，自無受其拘束的義務。美、英的日形接近，遂使戴高樂更亟於進行其第三勢力的計劃。

肆 戴高樂打擊美國計劃的驚人表演

戴高樂既欲與美國分道揚鑣，自然不能不有作相當的準備。法國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初邀請艾德諾訪法，予以空前隆重的接待，其目的厥在達成法德的同盟，而法德同盟正是奠定其第三勢力的始基。而到了一九六三年一月間，戴氏便先後表演了三次驚人的行動：

(一) 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法國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要求，自始就是反對的，但因其他五國均表贊成，法國只好採取拖延政策。迄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氏乃正式宣言，法國此時無意於接受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要求。一月十七日，法外長墨維爾在六國代表會議時，復正式提出法國拒絕英國加入的主張。由於西德的調停，乃決定於是月二十八日再行集議，然法國則依然不改其既定態度，於是英國的申請卒遭否決。

(二) 法德簽定同盟條約——一月二十二日，戴高樂與艾德諾在巴黎經過兩日的會議之後，卒簽定了銷除兩國數百年世仇的同盟條約。由此項條約之簽定，法國與西德差不到已達成軸心的關係，而法德關係的建立，自然就可以作為戴氏向第三勢力的大道邁進了。

(三) 法國重申其反對北約共同核子武力的決心——戴高樂上項行動當然是對甘迺迪計劃的直接打擊，所以甘迺迪與其幕僚人員無不為之震驚。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曾憤慨的說：「這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最大失敗」。甘迺迪本人對此自然更形不快，所以他在一月二十四日，乃堅決的重申其與西歐建立聯合總體以對抗共產侵略的計劃。

伍 美國對法國採取迂迴對策

甘迺迪的計劃遭到空前的破壞，當然不能就此收場，於是甘氏乃下令召返所有駐歐洲重要國家的大使述職，其中惟駐法大使包倫因病不及參加。此外並與前任美國國務卿艾契遜、赫特等諮商，然後再命國務卿魯斯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外交顧問彭岱、包爾、羅志道、奈慈等，一致對美國外交國防基本政策作徹底的檢討。

他們經過長期檢討以後，一致認為對戴高樂無法可施，其中只有一項有效的辦法，就是實行「美國堡壘政策」——也就是重返美國主義，收回美國協防歐洲的承諾。只有這樣才能迫使法國就範，可是此項辦法乃是不能採用的，因為他們說：「美國好像以手指塞住海堤小孔的荷蘭孩子一樣」，如果那個孩子不顧一切把手指移開，那麼，其結果他便將和他人一樣同時淹斃。所以，美國人決不能和戴高樂一般見識。

他們經過慎重的考慮之後，乃決定仍然依照既定的計劃進行，不過在方式不復採取強硬的壓力，而是對戴高樂實施迂迴的戰略；質言之，也就是設法孤立戴高樂，使其陷於不能不同心轉意而接受美國的領導，以恢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固有和諧。

甘迺迪為達成此種迂迴政策起見，於去年春間先後派赫特（前國務卿）和麥潛德為特使，分訪西歐各國，希望從法國以外的盟國去推動美國的計劃。赫特的使命在打破英國被排斥於歐洲共同市場以外的僵局，而麥潛德的任務則為勸說西歐盟國接受共同核子武力的計劃。赫特的使命殊無顯著的成效，但麥潛德的任務，則在五月下旬渥太華北約理事會議中，簽訂了「聯合核子武力」的協定。然而迄至現在為止，法國固然照舊反對，即英國亦未能熱忱予以支持，美國的計劃依然還在虛無縹緲之中。

甘迺迪的「和平戰略」與親自訪歐的目的——由於美國對法國的迂迴戰略並未收到預期效果，所以甘迺迪一方面在六月十日，發表了一篇有名的「和平戰略」演說，一方面又於六月下旬親自訪問法國以外的若干西歐國家。甘氏之所以親訪歐洲，其目的不外在於加強拉攏西德以孤立法國。至於他的「和平戰略」的演說，則其動機殊形複雜，也可以說這是一把兩面有鋒的利刀。換言之，就是一面表示願與蘇俄妥協，以為黑魯曉夫對抗共匪的後盾；另一方面則

是對戴高樂的警告，蓋假使美、蘇而有和解的可能，則美國未嘗不可考慮自歐洲撤退。可見甘迺迪之訪歐的主要目的，就是在與戴高樂較一較手臂，看看誰能取得西德和其他盟國的同情。

陸 美英蘇三國禁試核子條約對美法關係的影響

甘迺迪訪歐之行雖然是很成功的，但他並未完全達到孤立戴高樂的目的，甘氏此行對戴高樂殊未發生很大的影響。事實上不但未能使法國就範，且徒令戴高樂增加怨憤。恰巧蘇俄的黑魯曉夫此時也正欲迫使共匪言和，故藉甘迺迪的和平表示以發揮其兩面外交的伎倆，一方面以甘氏的和平聲明以壓迫共匪，而另一方面則利用共匪好戰姿態以誘惑西方。黑魯之所以決定於七月五日召開匪俄會談，七月十五日召開美、英、蘇三國禁止核子試驗會議，就是利用其互相影響的作用，以期達到他的目的。

其結果是匪俄會談完全失敗，而三國禁止核子試驗會議則迅告成功，因為雙方均有相同的困難與相同的需要。所謂相同的困難是什麼？就是蘇俄深患共匪的搗亂，而美國亦正受法國的困擾，所以蘇俄欲藉此以孤立共匪，而美英則用以孤立法國。

因為他們都有共同的目的，於是為加強其效果起見，乃更進一步而要求全世界的國家都來參加，使其變而為世界性的公約，以加強對共匪與法國的壓力。共匪與法國知其如此，所以不能不鋌而走險，斷然表示拒絕。

戴高樂聲明反對禁試條約——七月二十九日，戴氏對美、英、蘇三國禁試條約發表聲明，拒絕參加，他說：法國絕不會簽字於莫斯科的局部禁試核子條約。除非美、蘇同意銷毀他們的核子武器庫存，法國才會停止其自己的核子計劃。他說：

「這是符合法國既定政策的——惟當核子俱樂部本身解散時，法國才能放棄參加核子俱樂部的要求。」

據紐約時報透露，當美、英、蘇三國禁試核子條約簽定以後的不久，甘迺迪曾以私函致戴高樂，希望法國能够參加簽字，並提出一項交換條件，即只要法國肯停止其單獨核子武力計劃，則美國願

以核子秘密給予法國。然而法國則始終不肯終止其單獨核子武力的計劃，故對甘氏亦未給予任何承諾。從前法國會要求美國供給核子秘密，美國未予置理，現在美國表示願意給法國以核子秘密，但法國則反而不敢接受，豈非走上意氣之爭的途徑了嗎？可見美法關係的惡化，實以核子武力問題為其主要的關鍵。

戴高樂加緊邁向獨立自主的道路——法國既不簽字於三國禁試條約，又不接受甘迺迪的要求，自然惟有硬着頭皮，一意孤行了。九月二十七日，戴氏發表了一篇極重要的演說，其要點如次：

(一) 法國反對美、蘇平分天下——他說：「我們不相信世界應由單純的兩個外國霸王所統治。」

(二) 法國將邁向獨立自主——他說：「今天較以前我們更將傾向於獨立與自主。我們要自作主張，不再讓任何人代我們說話。」

(三) 對聯合國不願其成為超國家組織——他說：「聯合國固然是一個有用的論壇，但是假使令其成為一個超國家，裝作可以對我們有關事項命令我們，則我們即不能接納。……」

(四) 對北約組織只能視為有限度的安全工具——他說：「雖然我們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盟是完完全全有必要的，但我們却不要牠把我們的武力任意安排，或者為我們的安全負其全責。」

(五) 決不放棄單獨核子武力計劃——他說：「有許多國家，不論怎樣都不能從事於核子試驗，他們已經簽字於該約之尾後，正如許多已準備宣告不作飛往月球的嘗試一樣。」但法國則不能和那些國家一樣，他說：

「問題是在我們是否也應放棄我們的追求……或者我們是否應該把我們自家的生命或死亡的機會以及我們的經濟前途都拱手斷送給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手中。……」

「這一問題業已解決，我們已經決定，我們不必放棄與大西洋彼岸盟國的關係，而將我們的防衛自己的工具以及對我們未來命運具有決定性的知識與成就也予以放棄。……」

柒 美國試圖改善美法兩國關係

戴高樂九月二十七日的政策演說，當然使美國朝野人士大感不

快，然而又不願令其更趨惡化，所以從十月初旬起，美總統甘迺迪、國務卿魯斯克乃與法外長墨維爾開始會商，以期和緩兩國歧見。十月五日，墨維爾飛抵華府晉謁甘迺迪，同時又與魯斯克詳談。美、法兩國除了有關核子武力的歧見之外，其最大的爭點當然在對歐、美合作方式上的差別；換言之，就是對北約組織的立場各有其不同的立場：

○美國希望一個統一的大西洋社團，在外交、經濟、與軍事上由美國取得最高的發言權。

○法國希望先有一個統一的歐洲，然後以平等地位在北約範圍內與美國合作，由法國擔任歐洲的領導者。

由於兩國立場相距如此其遠，當然不是幾度交換意見即能彌補其裂痕。所以經過美、法外長會談之後，便證明美國的努力完全失敗。美法的談判不但失敗，且正當美法談判妥協之際，法國且加強引誘西歐各國支持其發展歐洲核子武力的企圖。惟因西德未能贊同，而英國尤其反對，所以法國此舉遂孤掌難鳴了。其後西德因艾德諾退休由歐哈德繼任西德新總理，美國遂展開拉攏的工作，美國高級官員包括國務卿魯斯克、副國務卿波爾等先後訪問西德，而歐哈德亦於十一月初赴美報聘，魯斯克乃大為捧場，其目的不外使此西德總理一反昔日艾德諾之作風，以期孤立戴高樂而已。

捌 甘迺迪被刺逝世與戴高樂飛美的影響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甘迺迪在達拉斯被刺逝世，此一驚人消息傳到巴黎之後，戴高樂乃立刻決定親自飛美弔喪。戴氏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即飛抵華府，他是外國元首最先到達華府的第一人。戴氏此一行動贏得美國朝野上下的一致好感，以為他此行或將有改善兩國歧見的誠意；但事實上，戴氏不過藉此以和緩美國輿論的憤怒，並希望與美國新總統詹森發生接觸，戴氏的野心並未有任何改變的打算。而且據報導所傳當戴高樂於甘迺迪葬事完畢後往訪詹森時，詹森却讓戴氏在客廳等候多時，然後予以接見，因此使戴氏深感不快，並認詹森有意使其難堪。職是之故，戴氏飛返巴黎以

後從未真正準備再度與詹森會面，且謂詹森應前往巴黎，移樽就教。迄十二月二日，戴高樂忽又表示，在美、法重要歧見未有進一步的妥協之前，他並不擬和詹森會晤。凡此足以證明美法歧見並未因甘迺迪之死而有任何改善。反之，因為甘氏之死，而益增加戴高樂一意孤行之決心。

玖 法匪建交與戴高樂東南亞中立化的建議

自一九六三年以來，法國不斷採取對美國的破壞行動，尤其在三國簽定禁試核子條約之後，美法關係實已達於公然的破裂程度。因為法國感到被孤立的情形正如共匪之被孤立完全一樣，所以法、匪之間突然有同病相憐之感，於是開始發生非正式的接觸，逐漸走向建立邦交的道路。方法國與共匪正在勾搭之際，也是戴高樂主張中立東南亞陰謀的開始。早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九日，紐約時報即載有米德爾頓(D. Middleton)的巴黎通訊，其中透露法國政府準備支持越南中立的政策。法國此舉雖早已透露其端倪，故美國先後曾向其提出坦率而簡要的警告，但法國則置若罔聞，竟於今年一月二十七日正式宣佈與共匪建立外交關係，同時又公然提出中立東南亞的主張。美國對法匪一事原不感覺驚奇，但對戴高樂正式主張東南亞中立化一事，則深深的表示憤怒，於是美國與法國的裂痕又加大了。蓋法國之承認共匪固然是對美國的一項打擊，而其中立東南亞的主張，則更是對美國的當胸一拳。

詹森聲明反對法匪建交與中立東南亞——法國承認共匪，主張東南亞中立化以後，美國官員自國務卿魯斯克、國防部長麥納瑪拉、乃至史迪文生等皆先後予以譴責，二月一日，詹森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除反對法國與共匪建交而外，尤其對於東南亞中立化的建議斷然加以否定。國務院某發言人說得好，法國主張東南亞中立化是假的，其真正的意思就是要美國退出東南亞。

三月三日，前美國總統杜魯門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論文，痛詆戴高樂，他說：

「今天我們所遭遇的困惱中，很大的困惱是來自和我們有深遠

歷史關係而我們曾兩度施以援手的法國、戴高樂的法國。」

「法國魯莽的崛起，不僅是為奪取全歐洲的領導權，而且在此過程中，戴氏要消除美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更令人困惑的是戴氏已邁向東方，使其地盤擴大。」最後他說：

「這種論調（戴氏論調），在我看來，和當年帶着強烈馬奇維里犬儒主義意味的拿破崙方式並無不同，可是戴高樂在時間上却已落後了一個世紀。」

杜魯門是以在野的身份發言，所以最為露骨，由他話中我們也可以看出美國人對戴高樂是何等的痛恨與厭惡。

拾 戴高樂訪問墨西哥及其野心

南北美洲原是美国門羅主義下的禁衛，戴高樂看到蘇俄侵入古巴，美國既無奈何，所以他也毫不顧忌的插上一脚。

三月十六日，戴高樂飛抵墨西哥作一星期訪問，他到達時，即以西班牙語發表演說，墨人對他表示空前熱烈的歡迎。這不僅因為戴氏是拉丁民族英雄，同時也因為墨人對美國原有許多積怨之故。戴氏表示願給予墨國以一億五千美元的貸款，並準備可予技術的援助。其後戴氏與墨總統羅柏茲商談同盟，故意強調法墨兩國的結盟並不傷害第三者或任何鄰國。戴氏此行實際上是在建立法墨軸心，以為在拉丁美洲造成第三勢力的始基。戴氏之所以定于今年底再訪問巴西、阿根廷、祕魯及烏拉圭等國，其野心何在是不難想見的。

戴高樂於自墨西哥返法之後，復於四月二十八日正式宣佈法國已決定將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的海軍官員撤退。雖然法國聲明，在發生戰爭的期間，法國艦隊與盟國艦隊間將保持「密切作戰連絡」。可是這不僅是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拆台辦法，尤其是對美國的一種打擊。美國國務院官員說，戴高樂政府此項宣佈並不重要，因為法國海軍單位早已脫離北約。美國這種聊以解嘲的說法，實不能掩其十分憤慨之情。美法關係之難以彌縫更顯而易見了。

到了五月初旬，戴高樂復決定不顧美國的抗議，將機車等重工業品售予古巴。且聲明法國除了屬於盟國戰略禁運品之外，將自行決定出售物資予古巴或任何其他國家。因此即以對戴氏頗具同情的

美法關係的檢討

傅爾布萊特也于五月九日，在紐約發表談話，指摘法國現行政策「不在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英兩國合作，而是回復到國家主義的舊路線。這種國家主義在過去數世紀當中使西方本身分裂」。其後傅氏又在哥本哈根（九月十日），對戴高樂加以抨擊，認為法國正在走向極端國家主義的道路。

拾壹 美法歧見對北約的影響

今年五月十四日，北約組織各國外長春季會議結束，對於所有面臨的重大政治問題均沒有什麼結果，他們只是把彼此的歧見表露出來了。例如：

(一)對北約組織結構問題——法國堅決反對各國部隊納入為統一的部隊。法國外長墨維爾明白表示，法國支持北大西洋聯盟的政治目標，但不支持其軍事組織。觀察家說，這就是表示法國將繼續試圖排斥美國于歐洲領導地位之外。

(二)對於與共黨古巴貿易問題——法國和英國均不願美國的反對，堅持在非戰略物品方面的自由貿易。其他如加拿大、挪威、與荷蘭也反對經濟抵制。

(三)美國要求盟國支持越南戰爭問題——大多數國家雖然口頭上表示將提供物資援助，可是他們不會是有真正的誠意，至于法國則早已主張東南亞中立化，對美國此項主張，更是置諸不理。

由以上幾種情況言之，北大西洋公約同盟的精神，因美法裂痕之加深而趨於低潮。

拾貳 結語

總觀數年來美法間發生的歧見，與其歧見所以日益加深，其主要原因即在戴高樂欲恢復法國昔日的光榮，希望在國際上至少獲得和美、英同等的地位。戴高樂以為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建立法國本身的勢力，而核子武器的擁有，乃是起碼的條件。最初他希望和英國一樣能分享美國的核子秘密，而在北約組織內也至少與英國具有參加決策的同等機會。但其願望美國未予應允，於是戴高樂乃不惜傾其全力以進行原子試爆的工作。等到法國有了初步的成就之後，

遂更進一步要求美國給予上述的願望。可是美國不但不允其請，且對法國施以壓力，要求其放棄單獨核子武力的努力，共同參加美國的多邊核子艦隊的計劃。在戴高樂看來，此乃美國欲使法國永遠淪為附庸的毒辣辦法，故斷然拒絕。戴氏不但拒絕美國共同核子武力的要求，且進一步決意走向第三勢力的路線。予是一面拉攏西德，簽定法德同盟條約，一面否決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正式與美國分道揚鑣。

法國之所以敢於如此，一方面是因為自法國自擺脫阿爾及利亞的包袱以後，經濟日趨繁榮，實力漸形充實；而另一方面則因古巴事件以後，蘇俄的威脅大減，核子戰爭危機亦日益消除，法國可以不再依賴美國核子雨傘的保護。因此，戴高樂的國家主義與英雄思想乃如脫韁之馬無法控馭了。

在美國前總統甘迺迺在世之日，美國政府決心採取迂迴的包圍政策以孤立戴高樂，美、英、蘇三國禁試條約即是此一政策運用的產物。當時戴高樂雖未因此屈服，但其內心則是非常恐懼的。可是

不幸甘迺迺被刺逝世，詹森繼任以後，因其忙于安定內外情勢，不暇對甘氏的既定政策繼續加強，因此戴高樂乃更無所忌憚，公然向美國不斷挑戰。例如法匪建交、主張東南亞中立化、以及插足拉丁美洲等等，皆為直接對美國挑戰的行爲。詹森總統雖深感不快，然而他顯然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槍之力，所以戴高樂乃能得寸進尺了。事實上，戴高樂的法國年來雖已恢復元氣，但比之美、蘇兩國，乃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戴高樂實無力足與美、蘇爭一日之短長。其所以居然造成今天的情形，無疑的是因為美國游移不定，甚至畏首畏尾，以致自陷於兩難的境地。假使美國敢放手出主張和決心來，例如對越南戰爭實行予以擴大，早日削平東南亞的禍源，則美國的威望當可立刻高漲，全世界皆將耳目一新，無不以美國之馬首是瞻，戴氏的跳梁行爲勢將銷聲匿跡。然而美國不此之圖，至今仍無大膽作風的表現，戴高樂自然可以放弄玄虛，不但美法關係勢將繼續惡化，而自由世界亦將遭不幸的影響，這是極其可惜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日脫稿)

戴高樂之思想與政策

雷崧生

異乎歐美其他的政治家，法國總統戴高樂 Charles de Gaulle 有一整套的政治思想。從他的回憶錄與演講裏，我們至少可歸納出他的兩個基本觀念如下：

甲 法國的偉大

「法國的偉大」幾乎一直魔崇着戴高樂的思想。他認為欲恢復

並保證法國的偉大，必須鞏固法國的安全與領導地位，必須推行獨立的外交政策。對於一個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以及戰後，屢受屈辱的國家而言，「法國的偉大」實在是一劑對症良藥。它顯示着法國想恢復其過去的光榮，想重新掌握其未來的命運。它尤其是反映着法國在長時期的挫敗以後，竭力要恢復其自尊與自信。戴高樂就他自己來象徵，來代表「法國的偉大」。

乙 歐洲聯盟

戴高樂也是一個歐洲主義者。他如歐洲的其他許多政治家一樣，想促成歐洲的整體化。戴高樂的這一基本觀念，往往爲他國人所忽略。在一般人的腦子裏，法國的諷刺 Jean Monnet 與許曼 Robert Schuman 等，才是歐洲主義者，實則不然。戴高樂的視野，決不侷限於法國。他是以整個的歐洲爲他思考的對象，爲他所欲活動的範圍。他視歐洲爲世界文化之母。歐洲在他的思想體系裏，佔據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二十餘年，由於分裂的緣故，歐洲一直是美俄兩超強國的賭注。他的奢望便是要使歐洲與美俄鼎足而三。他曾多次地指出：支配着世界的非歐洲國家 Non-European Powers 的行動，不必符合歐洲的利益。譬如在柏林問題上或軍備控制與軍備裁減的問題上，美俄便可能犧牲歐洲，而達成其彼此間的諒解。從歷史上看來，當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進行着的時候，歐洲命運的決定，即無任何歐洲國家獲有參預的機會。其決定之一，顯然反乎歐洲的利益者，便是東歐的被放棄與蘇俄。戴高樂認爲所謂「法國的偉大」，也在於喚醒、團結、並領導歐洲。他所理想的歐洲，是一個邦聯式的新歐洲。

基於上述觀念，戴高樂對於其主要國際問題的態度，可得概述如下：

甲 蘇 俄

戴高樂肯定歐洲與法國在安全上所感受的威脅，來自蘇俄。當一九四七年他創立其政黨「法國人民團結」Rassemblement de Peuple Français 時，他曾說：蘇俄的威脅，即存在於「環繞法國腳踏車賽」Tour de France 兩段之外。他是極言蘇俄威脅的迫近。這種防範蘇俄與警備蘇俄的態度，迄今未變。

乙 美 國

戴高樂深知美國與大西洋同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歐洲與法國的安全要件。歐洲與法國的威脅，既然來自蘇俄，而唯一足以阻遏蘇俄者，又只有美國，他的重視美國的幫助，自不待言。他曾多次地宣布這種看法。譬如他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答覆記者的問題，即其一例。但是，由於最近十五年來大西洋同盟裏權力關係的變化，戴高樂想改造大西洋同盟，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他

要使美國單獨控制大西洋同盟的情勢，進而爲美英法三國間的夥伴關係。他認爲只有這樣，大西洋同盟裏的幾個主要盟國的地位，才不致於太不平等。這種要求初非戴高樂的創議，而實淵源於第四共和時期的若干政治家。

丙 歐洲整體化

戴高樂雖然主張歐洲的整體化，但是，他反對一切超國家的機構 Supranational Organs。這種機構無論是由政治家組成，而以過半數的多數通過決議，或是由國際公務員組成，而以技術的觀點去處決事務，他均表示懷疑。這是他與諷刺輩的最大的分野。諷刺輩認爲超國家機構的設立，可得推廣及於任何方面，亦即愈用愈廣。戴高樂則謂現有的超國家機構，尚在試驗之中；一接近政治與軍事階層，超國家的機構即將失去效用。諷刺輩的着重點，似乎是在機構的程序方面，在其超國家的特質。戴高樂則關切於超國家的機構，在實質上將執行何種政策。諷刺輩強調着歐洲國家的共同國防政策與共同外交政策，不妨慢慢地演進。戴高樂則肯定戰略與外交，是權力的本質；如果不掌握着權力的本質，便無法在世界競爭中，扮演有效的角色。

戴高樂指明超國家的機構，具有下列弱點：（一）超國家的機構會助長倚賴外力的趨勢。（二）超國家的機構會使小國所享有的代表權，多於其實力所應享有者。（三）國際公務員無政治意識，無民主責任，其關於軍事政策與外交政策的知識與靈感，多取給於歐洲以外。

戴高樂的政策可從國防與外交兩方面，予以觀察如下：

甲 國 防

戴高樂堅持着法國應當建立一支獨立的核子武力，作爲推行獨立外交政策的工具。他的這種以核子武力支持外交的看法，不僅早就爲法國第四共和時期的政治家所倡議，實亦爲英國所一直主張。戴高樂認爲法國如果放棄建立核子武力的計劃，即不啻永遠委身聽

命於外國的權力；換言之，即無異是自甘於小國地位，而命定歐洲的趨於衰落。相反地，法國核子武力的建立，是企圖終止美國在大西洋同盟裏核子武力的獨佔，因而也動搖了美國在大西洋同盟裏的霸主地位。

除開上述廣泛的政治考慮而外，法國核子武力的建立，尚涉及戰略的問題。美國與歐洲國家，都想預防戰爭在歐洲的爆發，換言之，都採用着一種阻遏的政策。現在的癥結是：當美俄都有從事於報復行動的力量，能够實行所謂「聯合自殺」的時候，阻遏政策是否尚可收效？美國即指明：它如果以核子武力作為對抗蘇俄的反響，去阻遏蘇俄的進攻西歐，特別是去阻遏蘇俄以傳統武力的進攻西歐，它實不能達到阻遏的目的。因為這種核子武力的反響，必會引起蘇俄的核子報復；而蘇俄的核子報復足以毀滅美國。

因此，美國不憚煩地解釋着這種「核子阻遏的失敗」，以說服其歐洲的盟國。美國的意思，是想以一種傳統的防衛戰略，來代替上述的核子戰略。它暗示着除非蘇俄同時以傳統武力與核子武力進攻西歐，它不擬使用其核子武力。而這種情形的極少有出現的可能，實是意料中之事。質言之，美國希望蘇俄會面對着一個較為強大的西歐陸軍，因而不致於輕易地發動任何軍事行動。但是，法國與其他西歐國家，却還不會為美國所說服。它們担憂着這種傳統的防衛戰略，並不較之過去的多次採用的戰略，具有更大的阻遏作用。在歐洲歷史上，傳統武力的裝備競賽，幾乎都一例地導致戰爭。因此，當傳統的防衛戰略不能够奏效時，隨之而來的將是一個在地理上的「有限的戰爭」。這個戰爭的「有限性」，也許會很合乎美國的估計；但是，對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飽經蹂躪與破壞的西歐，却大非所願。並且，法國進一步地指出：這種有限的戰爭，也未必即是「控制下的戰爭」。因為它進行於一個已擁有核子武力的世界裏，便隨時有惡化為核子戰爭的可能。從戴高樂看來，美國所提議的新戰略，有一個無可補救的弱點：它似乎給未來的侵略者減少了甘為戎首的危險；而對於未來的防衛者，在其所冒犯的危險方面，却並無同比例的減少，至少對於西歐的未來防衛者是如此。

現在，美國的努力是要消除其歐洲盟國的這些疑慮，而使之感

覺到它們對於美國的戰略，實亦具有若干左右的力量。因此，美國提出了「多國核子武力」或「多邊核子武力」(MLF)的計劃。但是，這個由一些國家予以合組而成的核子武力，也許終於只是紙上談兵。其基本的窒礙之處，端在戰略理論、政治控制、與軍事指揮三方面。

就戰略理論而言，大西洋同盟的共同戰略如何，其共同武力的戰略如何，盟國間迄無一致的看法。如果美國所倡導的多國核子武力，除開在少數極端的情形而外，不得使用其最後的武器，如果盟國的共同戰略，主要地仍是一個傳統性質的防衛戰略，使對抗蘇俄而使用核子武力的威脅，反而退居於次要的地位者，那麼，這種多國核子武力對於西歐，並無裨益，甚至於連建立這種多國核子武力的戰略理由，亦不存在。總之，截至現在為止，大西洋同盟尚未能決定一個可以滿足每個盟國的共同戰略。就政治控制而言，其主要癥結是：當西歐國家為蘇俄所威脅，必須對抗蘇俄作核子武力的反威脅時，美國是否仍然享有反對使用核子武力的否決權？換言之，當西歐國家認為它必須揮舞核子武力，以威脅蘇俄，或實際上使用核子武力，以對抗蘇俄時，美國有無予以阻撓的權利？在這裏，美國與其歐洲盟國，也不會找到一個兩全的公式。最後，就軍事指揮而言，如果多國核子武力的總司令是一位美國將軍，正如戴高樂所多次指明的，西歐國家便是將其部隊置於外國將軍的指揮之下。他所最担慮者是：即令大西洋同盟終於協議了一個滿意的共同戰略，美國總司令在嚴重的危機時，仍然會只為着美國的利益，而予以執行。相反地，美國將其核子武力置於一位西歐將軍的指揮之下，是一件不可想像之事。因此，軍事指揮也許是多國核子武力的最大的窒礙。

戴高樂一直拒絕參加多國核子武力的討論。最近，美國曾暗示到：一旦歐洲的政治整體化獲致相當充分的進步時，現在它所倡導的多國核子武力，由美國與其歐洲盟國所合組者，可能演進為美國所不參加的歐洲核子武力。但是，戴高樂不為所動。從戴高樂的思想體系看來，他的拒絕與堅持己見，實是意料中事。戴高樂向來喜歡獨自地達成他的目的。而他深知歐洲的政治整體化，只是一個遙

遠的幻景。何況美國對於分享核子武力的未來安排，既無詳細的說明，復無確切的保證。

五六年來，戴高樂努力於建立一支法國的核子武力。美國對於他這種努力的批評是：既無效果，又極危險。無效果者指法國可能建立的核子武力，微弱而落伍，決不足以阻遏蘇俄；極危險者指法國會促成核子武力的逐漸汎濫，破壞大西洋同盟的軍事政策，而動搖業已脆弱的國際體系。平心論之，法國的核子武力，即令克如預計地完成，自亦不能夠摧毀整個的蘇俄，更不能夠阻止蘇俄的毀滅法國。戴高樂對於這點，並不諱言。但是，他的核子武力仍然具有三種功用如下：

(一)法國的核子武力有「扳機的價值」Triggering Value。換言之，它可以用來推動或促成美國核子武力的使用。在蘇俄對西歐的挑釁裏，法國如果以使用其原子武力為威脅，蘇俄必會以毀滅法國為反威脅。在這種情形之下，美國便不得不表示與法國的聯帶關係，而以其核子武力來衛護法國。法國與美國儘管在戰略觀念上是極為分歧的；但是，美國決不會拋棄法國於不顧，而任令法國為蘇俄的核子武力所毀滅。法國的毀滅也是美國的災難。在這裏，法國的核子武力，實具有預防性質的扳機作用。它無寧是阻遏蘇俄的攻擊或挑釁，而不是抵消或對抗蘇俄的核子武力。

(二)法國的核子武力可以迫使美國接受西歐國家的某些戰略觀念。譬如美國認為蘇俄在西歐從事於有限的軍事行動時，美國的戰略是先使用傳統武力；只在蘇俄毫無悔禍之心時，始訴諸核子武力；便是在使用核子武力以後，美國仍然只作「控制性」的使用；換言之，美國核子武力的攻擊對象，限於軍事目標，而不及於城市。但是，美國的這種戰略，是假定着其歐洲盟國都沒有自主的核子武力。現在，如果其歐洲盟國之一能夠支配一支自主的核子武力，由於該核子武力的微弱，它必會先轟炸蘇俄的城市，而不會浪費其核子武器於蘇俄的軍事目標。同樣地，如果其歐洲盟國之一能夠支配一支自主的核子武力，它在極端的挑釁之下，必會立刻予以使用，而不會先之以傳統武力。這樣，美國的上述戰略，富有高度的選擇性者，便不容易予以執行。而西歐國家的某些戰略觀念，便必須為

美國所考慮、所接受。嚴格地說來，美國的上述戰略，可使蘇俄誤信核子戰爭的可能性頗小，而可得控制，因而鼓勵其對西歐作軍事的行動。無疑地，西歐國家對於這種戰略，感覺到焦灼，而設法去阻撓它，去修正它。

(三)法國的核子武力也有使蘇俄三思而後採取軍事行動的功能。萬一美國削弱其以核子武力對於西歐的衛護，萬一美國絕對不願意以核子武力去威脅蘇俄，俾其不致發動對於西歐的有限軍事行動，那麼，法國的核子武力仍有其本身可使蘇俄趨超不前的價值。它在被充分地使用以後，至少可使蘇俄忍受頗為嚴重的損害，為佔領法國或佔領西歐所不能夠抵償。依照戴高樂的看法，蘇俄如果為着世界的主宰問題，與美國作直接衝突，它或者會願意忍受不可避免的重重損害；如果它所爭奪的對象頗小，其涉及的賭注頗微時，法國的核子武力，也可以使它躊躇，而不致輕於一試。

法國能否獨自建立其核子武力，以達成上述三種任務，是極可懷疑的。它也許需要其他西歐國家的協助。在現階段的戰略爭辯裏，法國建立其國家核子武力，當是影響美國戰略的最可靠最簡捷的方法。

乙 外交

戴高樂的基本觀念與態度，決定了他的外交政策。如上文所述時，他的對俄政策是防範蘇俄與警備蘇俄；對美政策是重視美國的幫助。但是，他雖然防範並警備蘇俄，却不怕與蘇俄接近；他雖然重視美國的幫助，却絕不倚賴美國。他與美國在政策上的分歧，主要地是在大西洋同盟的戰略方面，亦見上述。戴高樂想領導着法國與歐洲，周旋於美俄之間，而成為一個第三勢力。他認為第三勢力的得以建立，小之可以弛緩國際間的緊張局勢，大之可以終止冷戰。而建立第三勢力的初步，即為法國核子武力的順利成功，預計當在一九六九年。

至於戴高樂對於其他西歐國家的政策，可得概述如下：
一般地說來，戴高樂對於現存的歐洲各種國際機構，包括煤鋼集團與共同市場等等，認為已經達到了適可而止的程度。如果其他西歐國家不願意接受戴高樂對於歐洲的整個觀念，他決不會同意於

加強上述機構，尤其是不會同意於加強超國家的機構。特別地就德國而說，戴高樂的政策，是要堅固地繫住西德。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法德合作條約，即其明證。法德密切關係的建立，消極地是阻止西德的直接與蘇俄俄商德國統一問題，並預防西德的完全倚賴美國；積極地是消除德國的傳統的侵略思想，並促成戴高樂歐洲觀念的漸進實現。在另一方面，戴高樂對於其南鄰西班牙，亦極盡敷衍的能事。他當然對於西班牙的佛朗哥 Francisco Franco 個人，並無何種好感。但是，他的雙重目的是：一是牢籠西班牙，以便補綻西歐的每個破碎的部分；二是協助孤立已久而繼承問題很為嚴重的西班牙，使其易於度過這個國際的與國內的難關，而遙望到歐洲的遠景。

戴高樂的對英政策，是頗為不易了解的。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他否決了英國的加入歐洲的共同市場。歐美的政論家分析戴高樂的政策如下：

英國在比利時京城從事於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磋商，費時約十五個月之久。在這個時期裏，磋商的对象，只是經濟問題，而不及政治問題。從戴高樂的觀點看來，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的分辨，是非常勉強的。便是在經濟問題上，磋商的曠日持久與困難重重，都證明英國儘管想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却仍然要保留其大西洋大國的地位，保留其不列顛國協的領導國的地位。但是，共同市場的會員國，都是失去了殖民地的國家；它們應當是以歐洲為其政策的主要焦點。戴高樂的理想，是要團結歐洲，而不是要沖淡歐洲。英國的加入歐洲共同市場，不可避免地會發生沖淡歐洲意識的作用。

英國在比京的磋商方式，也會使戴高樂頗不愉快。英國對於德義比荷盧等五國，不惜大獻殷勤，而故意陷法國於孤立狀態。戴高樂認為比京的討論雖然僅限於經濟問題，但是，它對於歐洲的未來政治整體化，是一個未可樂觀的徵兆。尤其是戴高樂的一貫主張是：國際行動的條件是大國與大國間的合作，而絕非大國向小國的市恩。那時候，戴高樂的歐洲政治聯盟的計劃，剛為其他西歐國家所拒絕。它們擠斥了戴高樂的歐洲觀念以後，却同意於英國的加入共同市場。這無異是強迫戴高樂選擇於西歐六國的超國家組織與包括

英國的政府性質的聯盟組織兩者之間。戴高樂的對策是：強迫其他西歐國家選擇於接受戴高樂計劃與放棄任何性質的歐洲政治整體化兩者之間。他毅然地否決了英國的加入。

此外，英國當時國防政策的趨勢，也可以部分地解釋戴高樂的立場。英國的接受納騷 Nassau 協定，證明了英國願意與美國從事於軍事的整體化；而戴高樂正是反對將歐洲的軍事整體化，置於美國的控制之下。同時，美國天矢 Skybolt 飛彈計劃的取消，大有損於英國的利益與尊嚴，却並未引起英國的強烈的反響。戴高樂對於英國的卑躬屈節，認為不足以提高歐洲的自尊與自信。這一切都促成了戴高樂否決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決心。

平心論之，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四日戴高樂對於這個問題的宣布，是不免過於粗魯的。他不僅未嘗事先諮詢其他西歐五國，便是在記者招待會上所提出的否決理由，亦未能令人心悅誠服。說者謂戴高樂的原意是以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終止英國的磋商，破滅美國的幻想，而在他的好友西德內閣總理艾德諾 Konrad Adenauer 尚未辭職下野以前，戲劇性地宣布：美國所支持的英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計劃，不合乎歐洲的深遠的利益。

三

戴高樂思想的實現與其政策的推行，自將遭遇到許多的困難，事實上，這幾年來，戴高樂所遵循的路徑，絕不是康莊大道。其困難的來自於外面者，一是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裏，西歐諸國仍會無法免除美國軍事力量對於它們的衛護。這種衛護絕非法國所能代替提供。二是法國很難說服其他的西歐國家，原是倚賴美國者，轉而倚賴法國。美國對於西歐的衛護是有把握的，而且是王道的；而法國可能提供的衛護，必將是無甚把握的，而且是霸道的。其他的西歐國家如果必須倚賴一個外國，無寧會願意倚賴遙遠的壓力不強的美國，而不會願意倚賴近在眼前的壓力頗強的法國。並且，戴高樂思想的實現與其政策的推行，還必須以法國內部的經濟進步與政治安定，為其先決的條件，而國際共產黨之不願見像法國這樣的西歐國家的進步和安定，那也是很顯然的。

從共匪農業措施看大陸農業危機

李天民

從四十九年共匪實行以工業支援農業的政策以後，最早急急忙忙為共匪農業報喜的是日本（註一）。英美的觀察則比較審慎，但從去年起也認為大陸農業情勢逐漸好轉。四月六日，倫敦泰晤士報稱：「經過三年糧荒之後，各種跡象顯示中國大陸的糧食供應情況已轉趨正常」。十二月七日，紐約時報雖然說共匪工業化的遠景還是黯淡，但另一方面却認為故意低估北平最近有關經濟情況好轉的陳述是一個錯誤，一九六三年工業生產要比六〇和六一年要強得多，應付俄援減少後的調整工作已大致完成。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前鋒論壇報更認為共匪正逐漸挽救大躍進的若干重大失敗，一九六三年是起死回生的一年，糧食收成比一九五九年以來任何一年為高，一般經濟情形，比多數西方人士估計還強。在去年，他們引用若干局限的資料，有如北平工人配布已由六尺增為一丈三（見前引前鋒論壇報），北平市民肉類分配由每月二兩增至十兩，上海在一九六一年無肉可配，現在每月可配八兩（註二）。香港以及由香港每年輸入大陸糧包，一九六一年為一千三百六十萬包，一九六二年為一千一百九十四萬包，一九六三年減至九百〇四萬包（註三），來證明大陸農業情勢是在好轉。

至於共匪本身，這些年來，它也承認農業生產的景况不佳，只是把衰退的原因，諉諸天災。但從去年起，共匪也開始宣傳大陸農業的好轉。十月一日匪民日報社論說：「國民經濟全面好轉首先表現在人民公社集體化經濟的進一步鞏固和發展」。十二月偽人代會議公報稱：「農業生產情況，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一個農業生產的新高潮，正在形成和發展」。今年一月一日匪民日報社論稱：去年化肥增產百分之三九，農業機械增產百分之二〇，農村用電增產百分之三〇，「去年一年是我國進一步貫徹執行自力

更生建設社會主義的方針，取得新的偉大的勝利的一年」。共匪這些年來久已不唱這樣的調子了。這是真的接近事實呢？還是誇大的宣傳呢？是值得加一番探討的。農業確實是考驗共匪政權的脈搏。沒有數字的根據，是很難研析這個問題。四、五年來共匪已經沒有公佈過農業生產數字。近年國際研究共匪問題的機構和人士曾提出過不少估計的數字。就糧食來說四九、五十年各方的估計懸殊較大，五十一年估計大多接近在三千六百億斤左右。去年個人所接觸到的，只有是年十月十日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Rodart R. Bruun「中共經濟的難題」一文提出三五〇——三六〇億斤的一個預測數字。這些數字都是不夠具有權威性的。因為無論從生產量或消費量來計算，假如它所依據的任何一部份統計，有如耕地面積，各種作物平均畝產量、災荒面積與乎地區、年齡、工作在分配上的差別，一不確實，都必然影響到整個的估計。因此，這些估計是費力大而可供研究的論證少。個人以為一個共產國家的農業，是受政治上政策的影響最大的。雖然由此我們可能得到的只是趨勢的分析，但却不失為是一種有根據的趨勢。

從四十七年共匪建立了「人民公社」後，它的公社政策一直就在不斷修正、搖擺和退却中。共匪也一直在企圖如何通過對公社的整頓，不斷的整頓，使它成爲一套在農村中強有力的組織和有效率的管理勞力、工具、生產資料，尤其能刺激生產情緒的制度，先在四十九年發佈農業十二條，五十年三月再發佈「人民公社」六〇條，在六〇條發佈之前，一至二月共匪民日報連續發表八篇有關「人民公社」問題的社論，共匪滿以為是完成了「人民公社」一套長期可行的制度。但這六十條并未能爲「人民公社化」帶來一幅美好的藍圖。五十一年九月匪黨八屆十中全會密發「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

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并對六十條再加修正，對公社制度又作了較大的變動。有如生產大隊可以取銷，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制度至少三十年不變，自開荒地可以相當于自留地的數量，公社和大隊在今後幾年內一般不向生產隊提取公積金。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作為集體經濟的助手，將是持久實行的政策等（註四）。舊六十條已胎死腹中，新六十條還是內部文件。現在我們雖不能說它一定是同舊六十條同一命運，但共匪還沒有作準備公關前的宣傳醞釀。至少我們可以說共匪想從整頓公社制度和組織上來增進農業生產的措施被擱置起來了。

從五十一年冬到現在一年半的時間，共匪對農業的措施，就歷程和重點上提出下列三點，加以論析：

一 農業技術改革運動

這個運動的開始是五十一年九月匪黨八屆十全會。全會公報說：「在農業方面分分期因地制宜實現農業技術改革」。十月二十二日，匪人民日報社論強調「應該把進行農業技術改革提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主要議事日程中來，盡一切可能，盡最大努力來逐步實現農業技術改革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接着共匪召開了一連串的會議，特別是去年二月八日由匪黨中央與偽國務院聯合召開了一次「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到三月底才結束，出席者達一千二百餘人，商討「農業科學技術的長遠規劃」，提出了三千多項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所需要進行的科學研究課題。只就這一則新聞看，真也可算得洋洋大觀。其實所謂農業發展綱要，是共匪早在八年前即已提出、四年前早已公佈的文件，共匪今天要集合一千多名專家用兩個多月的時間來討論它，作為農業技術改革的中心課題。我們雖不能說這是共匪對農業技術改革毫無誠意，這樣的答案總不免是空洞而遠離實際的。我們認為農業技術改革是百分之百可以促進農業增產的，它必需匯集人力、財力和科學才可以實現。不是用宣傳鼓動造成一種羣衆運動的方式去實踐的。共匪召開的「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工作會議」已經一年多，所謂三千多項科學研究課題究竟完成了幾項呢？一個經過了從四十五年開始籌備在去年三月

成立的「農業機械學會」，我們雖然不能在一年內間收穫，但在這一年中，只有去年十一月八日匪天津廣播提到這個學會在天津召開平原旱作區農業機械化學術會議。實際上，共匪從那次大會後，就逐漸把農業技術改革的調子放低了。這自然不是共匪有意要放棄它，問題是在它不能像魔術師表演魔術那樣去實現農業技術改革。

二 「人民公社」的新動向

今年一月一日倫敦泰晤士報發表「論人民公社的瓦解」一文。在這一篇文章上提到「外籍人士早經注意到人民公社之業已變質」，也有人認為人民公社已經變得名存而實亡。「實際發生的情況是，人民公社已土崩瓦解，返還為存在達千百年之久的農村原狀，只是美其名曰『生產隊』，并合併為『生產大隊』和人民公社而已……現在，土地和農具等的所有權均在以前的農村之手，并未完全拋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傳統，蓋某些村莊的土地向屬公有。這簡直是極端幼稚的論析，認為目前大陸農村已經回復到一九四九年的情況。我不否認「人民公社」是退却和修正，是有某種程度上的名存實亡，但共匪却無意在本質上完全取消「人民公社」，這不僅是由於共匪上了馬下不來，在對內統治上的顏面問題，或者是對俄衝突上不願鬆手給蘇俄以嚴厲批判的口實的問題。另一方面還存在著的事實是公社與生產大隊儘管把權力放下了許多到生產隊，對公社的積累上繳，即使暫時停止，但這并不能解釋為公社已不存在。例如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共匪青海廣播：湟中縣總養公社召開二次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日共匪河北廣播：災區公社召開社員代表大會。足見公社仍然保留它組織上的某些權力。根據今年三月我反共游擊隊突擊連江鹵獲的匪黨文件透露：「自留地和開荒地面積超過規定的都應收回歸生產隊所有」。嚴禁「包產到戶」，取銷「單乾包」的辦法，以及開展所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所有制和集體化的放寬仍是一定限度的。去年二月匪上海解放日報舉辦「集體化的好處說不完」的徵文，七月匪人民日報轉載一部分「公社史選」。十二月七日匪為紀念河北饒陽耿長鎖領導的公社，發表「在組織起來的道路上堅持戰鬥二十年」的社論。今年二月廿八日發表陶匪鑄「人民公社在

前進」一文，作為農村「人民公社」五年經驗的基本總結。共匪在本政策上對「人民公社」是沒有鬆口的。

當然，「人民公社」是在變，當前「人民公社」的情勢是遠不同於四十七年的情況。而變的事實確實是比當初成立時倒退了許多。不過「人民公社」本來并非無定型，它的定型都是由共匪製造的。我們無從以一個第三者評論的身份，去判斷如何便是「人民公社」，如何便非「人民公社」。我們只能就趨勢作風上去論析，趨勢是退却，退却不等於取消；作風有修正，修正不等是否定。今後共匪縱使不再把「人民公社」恢復到原來形式，甚至還不斷再有些修正，但它仍將對公社維持有限度的保留。除非共匪政權內部發生了大的變化，「人民公社」是不會取消的。譬如說，黑魯曉夫出售拖拉機站，和改變農產品的收購制度，特別是今年二月俄共中央召開了關於農業問題的中央全會，七日真理報刊載黑魯曉夫所作「蘇共中央二月全會關於『加強農業生產』決議的順利實施」的報告。指責史達林如何無情的壓榨農民，并會主張取消國營農場，同時他提出按業務知識具體領導農業，採用先進操作辦法，強調物質鼓勵的重要等。黑魯曉夫對史達林的農業政策有極大的修正。但我們總不能說黑魯曉夫已經把蘇俄的農業退回到一九一七年前的情況，也不能說已經轉變到民主國家的農業經營方式。他的修正是在集體化範疇內的修正。共匪從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以及「人民公社」五年來的變化，也只是共匪農業集體化政策的一個歷程而已。某些修正，并不意味着是集體化政策的根本改變和取消。

此外，我想特別指出來的。從「人民公社」成立以後，共匪仍舊是時常提到農村中的不革命和反革命分子還存在，在農村還不能放棄鬥爭。去年匪中國青年三、四合期刊載楊玲「在農村裏的階級鬥爭中確保社會主義徹底勝利」一文說：「對於階級敵人，隱藏的反革命分子在農村裏的破壞活動，更要運用專政的武器，在政治領域內展開鬥爭」。「月前農村階級鬥爭……：在一般情況不是以思想上的鬥爭為主」。這個刊物與人，都不是具有代表共匪政策的權威性質。但這些話是耐人尋味的。另外一些事實，却反映了上述文章的重要性。去年四月一日共匪四川廣播；四川七千公社的生產隊樹立貧

農下中農的領導核心，一切經營管理工作和各項制度規定，都首先召開貧下中農會議或代表會議共同討論。五月一日河北廣播：衡水各公社大隊、隊普遍建立貧下中農委員會和代表小組，黨支部依靠它展開工作。九月十三日貴州廣播，麻江各公社生產隊召開貧下中農會議。可見貧下中農會議已是大陸公社內普遍組織（註五）。由于貧下中農會議的建立，這是說在農村中至少還有上中農和富農的存在，「人民公社」實行五年後，還有上中農和富農存在，這應是不可思議的事，不過有無上中農和富農的存在，不是我們分析這個問題的重點，這可能是共匪用「上中農和富農」作為加在反「人民公社」的大陸農民頭上的一個罪名。更重要的問題，這一個從去年春初開始出現在公社裏的「貧下中農委員會」或小組，意味着共匪準備在農村再挑起鬥爭，來消滅反抗公社的農民。不論這場鬥爭是否純屬政治性的，鬥爭總絕不會為增產創造條件。假如說，這是近一年來「人民公社」的新動向，這動向不僅不會有助於增產，可能只是更造成減產的結果。

三 農村的「比學趕幫」運動

由上述的農業技術改革運動的消沉，代替的是「比學趕幫」（比先進、學先進、趕先進、幫後進）運動。這運動不限于農業，是共匪最近全面展開的一個運動。最近匪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幾篇社論：「積極開發羣衆性的農業科學實驗運動」、「依靠羣衆力量，建設穩產高產農田」，「更廣泛更扎實地開展農村的比學趕幫運動」。比自力更生，比對國家貢獻（註六）。四月十日共匪人民日報刊出特大標題：「春耕生產是當前農村壓倒一切的中心，各種工作都必須圍繞春耕生產進行」，并且介紹共匪南方、江西、山西、安徽、山東大眾日報以「一切從有利于春耕生產出發」等為題的社論。人民日報最近常有專欄介紹若干公社、大隊、生產隊高產紀錄以及在經歷各種災害情況下穩產和高產的紀錄的記載。此一運動剛登場，可能有一段相當熱鬧時間。我們尚難于肯定的說，這是共匪用來代替農業技術改革運動的運動，但可能是用它來對農業增產催生的。假如說今後共匪不對農業技術改革下一點一滴的切實功夫

，在宣傳廣告中，用盡任何刺激鼓勵的文字，都不會使田裏的穀麥增產的。同樣，一切政治性的羣衆運動，從三十九年土改以來，共匪已盡在農村中發動過多少運動，也許再過些時日，還不斷會出現比「比學趕幫」更新的名詞，但這樣的詞類，共匪也早已創造過成百累千，但它却抵不上優良種籽、化學肥料，把這些詞類撒在田裏，是起不了一點作用的。

最近共匪把它十二年以前所製造的農業豐產勞動模範，再加一番渲染，也許這就是它找的先進代表，用來作「比學趕幫」的榜樣。希望今天再產生許多的勞動模範，來創造農業生產的高潮。十二年前，共匪所製造的農業勞動模範很多，最近在報紙上出現的只有二人。一是去年十月廿九日匪人民日報載：江蘇蘇州地方千村萬戶學習陳永康種稻經驗。又說：陳永康是偽農業科學院江蘇分院聘任爲水稻研究員，由分院出版了「陳永康水稻高產經驗」。這位十年前的模範，今天新聞上再給他加上一個「種田狀元」的榮銜，說他試驗田畝產千斤左右，同時又註明他在四十一年曾經創造一畝高產量達到一千四百多斤。這無異是說十二年來陳永康產量不但沒有進步，而且是退步了。其實四十一年四月二日匪人民日報還載着陳永康還自己提出過：他種的田要全部達到畝產一千斤，並且創造一千六百斤的紀錄。過了十二年，陳永康並沒有實現這個紀錄。今年三月廿日匪人民日報載：山西平順縣西溝公社李順達領導的西溝大隊一千多畝梯田畝產四百四十斤。李順達同樣是共匪在十二年前所製造的農業豐產勞動模範，他是最早以豐產來作挑戰號召的人，後來是偽政協的代表。但是在四十二年一月一日和二十五日匪人民日報都報導過李順達種的田每畝產量是四百四十二斤。同樣是十二年後，李順達並沒有提高他的產量。如此，共匪抬出這十二年前的模範有甚麼作用？十二年前，共匪製造過多少模範，共匪也曾報導過模範偽造生產數字的故事。這已經是失效的萬應藥，共匪把增產的希望乞靈于它，難道不再演偽造數字的故事。李順達、陳永康的生產數字本是一篇糊塗賬，再匪今天還要玩弄這一糊塗數字。那麼像四十八年否定四十七年大躍進生產數字的故事，可能又將再次上演。

最後，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共匪的農業情勢。

我們放開有關促進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不談，我們來談人的勞動力和人的勞動情緒。這正是共匪一直在高唱現在還在高唱的所謂「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共匪不僅在宣傳上把它修飾得富有煽動性，有如今年二月廿六日上海共匪解放日報一篇「揭開農業生產鬥爭的『蓋子』」社論上所說：「把羣衆生產熱情進一步組織起來，形成聲勢浩大的新的生產高潮」。而且還在理論上加一番詭辯的裝璜。有如它說勞動生產率等於物化勞動加活勞動。因而「人是生產力中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註七）。我們承認無論農業機械化如何進展，還不能取銷人對農業的勞動，人的勞動生產率不只需要物質的體力，還需要精神的情緒。共匪在這點上他到是一個道地的唯心論者，不過我們必須承認農民對農業的勞動情緒的持續與高昇，至少是他要獲得勞動等價的報酬，和享有生產的成果。這些年來，共匪一直在用「少扣多分」來刺激農民生產情緒。但它只是輕微而又輕微的放鬆一點勒緊的肚帶，却未使大陸農民能充分裹腹。現在，我舉出一個最切實的事例，所謂「少扣多分」是共匪絕未兌現的謊言。我們無從了解近年來共匪對農業稅徵收的情況，僅就近年共匪地方廣播若干有關糧食徵購的報導。在兩年來大陸各地徵購報導中：除掉許多不會顯示百分比的超額完成任務的例子，乃至只超額在百分之十左右的例子都一併剔去。僅例舉少數過分突出事例如下：

五十一年

六月十二日浙江諸暨各公社春糧征購任務一百五十萬斤完成二百一十九萬斤，超額百分之四六。

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溫州郊區公社城關大隊交售餘糧六萬六千多斤，比去年多八倍。

十月廿一日安徽霍邱張家口公社完成二十萬斤征購任務，多賣七萬餘斤。

十一月三日遼寧旅大地區超額百分之二五完成征購任務。

十二月十五日山東絳縣交售餘糧一千一百一十萬斤，比去年多交三百廿八萬斤。

五十二年

五月廿二日江西廣豐河北公社交售春糧二萬七千斤，超額百分之三九點五。

六月十二日浙江普陀交售入庫糧估計劃百分之一百五十。

六月廿日安徽青陽夏糧征購超額百分之三六點七。

七月六日山東夏糧征購聊城專區超額百分之三四點七。惠民專區超額百分之二〇點七。

九月廿九日江西西南昌交售餘糧一千八百萬斤，超過去年交出二倍半。

兩年來，共匪糧食征購，一年可以比一年增加九倍，一年征購率，可以超過計劃到百分之五十。這是史無前例對農民的壓榨與剝削。那裏來的「少扣多分」。假如說這是糧食增產了，也說明大陸人民絕未享受到生產成果。在這樣情況下，農民不可能永遠勒緊肚帶，去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共匪所唯一寄望的增產憑藉落空了，共匪農業又憑甚麼可以增產呢？

我們認為有若干跡象顯示，去年共匪農業情勢沒有再壞，或者比前一年要好些，甚至如共匪所說前年比上前年好，去年又比前年好，是多少接近事實。但是這多少好一點，一是由于共匪前兩年對公社農民作極有限度的鬆弛；也正因為這些鬆弛措施是極有限度的，所以它不會帶來根本好轉。一是由於共匪前兩年把若干工業停頓下來了讓農業暫時卸下一些包袱，也正因為由于工業的廣泛停頓，農業今後は難于一枝獨秀。這些年來，共匪改變以農業為主導的經濟政策，從某一角度講，它是發現了問題，不過發現問題并不等于解決問題，不是共匪沒有努力去解決問題，是若干主觀條件客觀因素矛盾的牽絆着它，改不過來，變不下去。共產國家的農業是如何深深的陷在泥潭裏，蘇俄就是一面鏡子，何況共匪先天條件後天培養都遠遠不如蘇俄呢？即使去年由于若干畸形的因素，可能使共匪農業情況有限度的好了一些，但這并不代表趨勢的好轉，因為使趨勢好轉的精神物質條件二者皆無。根據上述中共這一年多來對農業的措施，要不外是擱置實際而有效的農業技術改革，回到它長期所走過的老路，挑起農村階級鬥爭，鼓動羣衆式的運動，不斷地挖掘人的勞動力，大捧勞動模範，再製造一些災區增產故事。像這

從共匪農業措施看大陸農業危機

樣對農業的措施，而可以使農業不斷增產，那可能是太陽從西方出來的時候。

附註

註一：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朝日新聞：中共今年農作物收成越靠後越好。同年十二月九日讀賣新聞：中共糧食情況已經出現好轉。

註二：一九六三年十月廿四、五日香港南華早報 Stanley Karm [譯]「從大陸難民口中看中共」。

註三：今年一月七日香港法新電。

註四：分別見函獲之連江匪黨文件。

註五：今年三月廿七日香港虎報轉載倫敦新聞觀察社「共匪不再放任農民了」一文稱：本月初，共匪在湖南召開了一次貧下中農的農民代表大會，出席代表有一千三百名，可見這個貧下中農組織還在向上發展。

註六：今年三月七日、十一日、十九日及四月六日。

註七：見去年共匪「經濟研究」八期曾啓「關於評價農業經濟效果的指標體系問題」。

訂正

本刊上期刊陳紹賢先生「美機偵察古巴問題之分析」一文，在第「肆」節第八段第三行「一九六二年國際聯盟……」句中「一九六二年」係「一九二六年」之誤排。又在第「伍」節第一段第三行中「冷戰集體思想」係「因冷戰集團思想」之誤排。特此訂正。

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

張棟材

一 前言

日匪間之貿易關係，是最初湊合日、匪雙方發生接觸的媒介，它已逐漸導致擴大了雙方的政治勾結。此一情況所反映出的特徵是：共匪一向都是採取主動，將貿易作為對日工作之一環，以公開聲言「政經不可分」來強調其政治企圖，構成對日壓力；日本則始終居於被動，雖亦以「政經分離」口號表示一種抗拒姿態，但對大陸市場却抱着過高的憧憬，為貪求近利而不得不處處照着共匪的顏色行事。

從時間和內容性質上看，日匪間之貿易關係，可以很明顯地劃分為下列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自一九五二年四月起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在此一期間，共匪爲了要呼應配合蘇俄的對日和乎攻勢，乃在蘇俄的預定部署與指令下，立即停止其煽動日共從事武裝暴力革命的支援，改變爲對日僞裝友好以貿易誘交的政策。如一九五二年四月，蘇俄在莫斯科召開國際經濟會議，特爲日匪間牽線，遂有日本出席代表高良富等於歸途中訪問共匪，與匪方簽訂了日匪間第一次民間貿易協定。其後，於一九五三年一月再簽訂第二次貿易協定；一九五五年三月簽訂第三次貿易協定；一九五八年三月簽訂第四次貿易協定。惟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經蘇俄宣佈洲際飛彈放射試驗成功，十月四日又射出第一顆人造衛星後，蘇俄特此優勢，認爲已經突破美國軍事基地之包圍，故將其對日笑臉外交頓加收斂，一變而爲冷

酷蠻橫。共匪爲追隨蘇俄該項舉動，亦將其對日僞裝友好以貿易誘交之政策突轉爲強硬恫嚇勒索態度，於一九五八年六月藉口長崎發生之扯下僞旗事件，片面撕毀日匪間之第四次貿易協定，與日斷絕了一切所謂經濟文化關係。

第二個階段是自一九五八年六月以降以迄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此期內由於匪俄關係惡化，共匪開始感到它追隨蘇俄的對日強硬恫嚇政策並未勒索到任何收穫到手，且反而失去了以貿易爲對日工作的有力武器，因而急於要擺脫蘇俄控制而改訂其已犯錯誤的對日政策，於一九六〇年八月提出「貿易三原則」，來作徐圖恢復日匪貿易的階梯。同時，也施用了指定由日本「友好商社」經手日匪貿易的辦法，製造並利用了日本工商界的矛盾。而日前首相石橋湛山以及執政黨自民黨要員松村謙三、高碕達之助等在此期內都爲日匪貿易問題先後訪問共匪，更使共匪增進了以貿易打入日本的自信。

第三個階段是自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由日方之前通產省大臣高碕達之助與匪方之廖匪承志簽訂「五年貿易備忘錄」起，到當前還在繼續發展。在這短短的一年多期間，最堪注目的是日匪貿易的上昇實績及其未來趨向，已引起了自由世界以至蘇俄的含有驚異與警戒成份的關切。共匪不僅是得逞其對日貿易上的經濟需求目標，同時也取得了若干以對日貿易所夾帶的政治效果。日本爲海島經濟之典型國家，其經濟端賴貿易支持，因之，它在共匪的「政經不可分」之貿易攻勢下，已呈露出它的動搖性，曾經造成了中日邦交的低潮，嚴重地影響到中美日的反共團結體制。

關於上述第一、第二兩階段的經過情形，本刊曾均已屢予評述，着重於揭露隱藏在背後的共匪對日貿易謀略。現在所要研析的是尚在繼續發展中的第三階段，它究將發展到何種程度的問題。本文特就①目前共匪在對日貿易中所夾帶的政治陰謀是什麼內容，以及其進行之現狀；②日本的動搖性是怎樣形成的？以及其有無步法圖後塵進一步接近共匪的可能？③日匪貿易關係能否增強，或僅止於某種限度……等要點，根據客觀事實作一觀察。

二 共匪在對日貿易中夾帶的政治陰謀

共匪的對日工作重點，是包括對各方面人士的籠絡爭取，以期建立傾向於親匪的統一戰線。貿易是最能利誘對方而同時亦有利於己的有效手段，毛匪澤東會稱要在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內部培植間接的同盟軍，而事實上，共匪也就是以貿易設定圈套誘入了自民黨的一部份要員以至日本各界領導階層的。

共匪政權自成立以來，十四餘年中曾邀請了日本的六百個團體，共計六千數百人到匪區訪問，用「盛意招待」來加深所謂雙方的「友好」。去年日匪貿易依照「高廖貿易備忘錄」（日人普遍稱之為「LT貿易」）實施獲得了相當的進展，共匪對日本的「招待攻勢」便愈見積極。在十月一日偽國慶紀念慶典中，日前首相石橋湛山也以日本工業展覽會總裁身份成了與匪會並肩觀禮的主賓，而日本應邀參加偽慶典的人數更佔代表八十餘國的一千八百餘名代表中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日本工展人員及商社代表，有人統計單是去年十月份居留於北平的日本人就達一千二百餘名之多。此一現象之不容忽視，是在於它可以實證上述共匪對日工作推進的實際效果。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借用第三者的客觀看法來作說明：倫敦泰晤士報（見本年五月八日）即曾指出該項日人應邀訪匪的代表團人數統計，其意義在於能藉此估計到日匪間的外交活動趨勢，該報稱日本代表團訪問北平者在十餘年來均佔世界各國訪匪者之第一位，北平幾無日不在忙於迎送日本代表。繼稱北平最近在這方面更有「大躍進」，那就是執政黨要員松村謙三又應邀訪問北平並與北平締結協定，如互設貿易聯絡事務所，則是北平意圖與日本樹立外交關係的

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

第一步。

松村於本年四月間之再度訪匪，確是日匪間貿易關係上又進一步牽涉到政治關係的一項行動。去年十月初，日本工業展覽會在北平舉行時，共匪曾成立了所謂「中日友好協會」組織，當時僞人民日報社論且以「中日友好之里程碑」作誇張宣傳。因為共匪已經看到日匪的貿易在實施「高廖備忘錄」中收到了拖進日本陷入「政經不可分」的圈套；離開了中國與日本的國交；誘發了日本朝野對匪貿易的慾念……等等功效，它必須加緊製造日匪間滲入政治交易的「貿易熱」，於是便相繼提出①擴大貿易；②互設貿易代表團；③締結民間航空協定；④相互交換新聞記者等四項要求。松村之訪匪，也就是為商談此四項要求而應匪邀成行的。

松村在匪區滯留達一個月，與周恩來、陳毅、廖承志諸匪舉行多次會談並與廖匪簽訂了關於同意「互設貿易聯絡事務所」及「交換記者」的「備忘錄」。這顯然是共匪藉對日貿易夾帶入內的一項重大政治陰謀，而且也是一九五八年三月間在北平所簽訂的第四次日匪貿易協定的再版。今天在貿易關係上，共匪與日本簽訂文件恆用「備忘錄」字樣，這裏面實含有沖淡世人注意的障眼法作用，但其政治陰謀則是無法掩飾的。

首先就「互設貿易聯絡事務所」一項論，這在第四次貿易協定中曾規定派遣代表團享受特殊待遇及懸掛國旗等，以詐取事實上的建交。此次雖僅稱為「聯絡事務所」，亦未明定有關待遇與旗幟問題，但在實質上仍是共匪企圖在日設置地下僞使領館與對日滲透工作的手法。因共匪所派遣的人員，根本與「民間」無緣，全係供職於僞政權的匪幹。

其次再論「交換記者」，世人均知：在以蘇俄為首的共產集團中，無言論與出版自由，其大眾傳播機關都是統治者的工具，新聞記者則是「煽動者」「情報員」「特工」的化身。共匪在這方面不但是繼承了蘇俄的傳授，而且是青出於藍。觀諸最近桑吉巴、剛果、巴西等地動亂中所暴露的共匪記者之參與活動以及日本親身所經歷過的匪新華社記者吳匪學文曾八次赴日從事地下工作聯繫等事實，對共匪願與日交換記者的用心何在，不問自知。

總之，共匪的對日政治陰謀已隨雙方貿易之增進而愈見露骨進行，共匪爲分化日本自民黨力量，也很技巧地在謀取運用自民黨的內部派系關係，近如由周匪恩來試探邀請前外相藤山愛一郎訪匪卽爲一跡象。周匪於本年三月及五月間曾兩次向日記者發表談話謂期待於貿易由量增轉爲變質，以促成日政府與匪復交之一果斷。到了五月下旬，周匪又向日提出一項具體的建議稱，願與日在第三國境內舉行大使級接觸。周匪的此一建議，其實並不新鮮，早在一九五五年八月及十一月卽曾由共匪駐日內瓦僑總領事沈平向日駐日內瓦總領事田付景一致函建議進行建交商談；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周匪在僑人代會中亦會供稱：「中國會不止一次地向日本政府建議，由兩國政府對促進中日關係正常化問題進行商談」。不過，此一建議在此時提出則是共匪熱加研析日本政情與當前對匪貿易熱所表露的政治動搖性之後，所訂定的一項攻心戰術，它對日本將產生出新的誘力。

三 日匪貿易對日本政治立場的影響力

日本朝野在對匪貿易問題上，在最初確有很多的反對意見，例如政府及自民黨內要員，代表日本經濟界實業界的「經濟團體聯合會」，「日本經營者團體聯盟」，「日本商工會議所」，「經濟同友會」等四大經濟團體主持人，都常發表他們的看法和主張，他們和左派親匪貿易團體如「日本國際貿易促進會」，「日中貿易促進會」那樣無條件地贊成與匪貿易論調相比，頗能表現其理智的判斷和不輕於受惑的意志。當時的主要論見是如此：

一、認爲日本與美國、中華民國維持友好關係，爲基本國策。故縱有與共匪發展貿易之可能，亦必須在無損於對美、華關係下始能言及。

二、認爲共匪以貿易包藏政治企圖過於暴露，且態度反覆無常，動輒視貿易爲要挾對方之手段，令人發生反感與戒心。

三、認爲共匪無視國際信義，對外具有破壞和平之侵略性，至今尙未能消除爲聯合國所宣判爲「侵略者」之罪名。日本既以聯合國中心主義爲對外政策之依據，自不能與共匪發生關係。

隨着國際局勢的演變，日本朝野在美俄妥協；匪俄交惡表面化；西歐國家與匪貿易看高的刺激下，也漸次改變了它對共匪的觀念，要想從隔離轉而爲接近了。簽訂爲期五年的「高膠貿易備忘錄」，便是日本開始在反共立場上形而爲徬徨與動搖的象徵。因爲該項貿易方式的特徵是長期性分期付款規定，近乎像周匪恩來所說的是「半政府的協定」，要在「經濟上的累積和政治上的累積結合起來平行發展」，恰是符合了共匪的政治企圖。例如說，對工廠整套設備售予共匪之長期性的分期付款辦法，實施起來自然要牽涉到必須經過日本政府的裁定，成爲變相的對匪經濟援助。

像以下所列舉的有關對匪貿易問題爲中心的日本朝野對共匪的想法和看法，特別是在法國承認共匪之後，更見流行：

(一) 美國既亦已以對蘇俄貿易爲藉以影響蘇俄人民使其醒悟而改變其國家的手段之一，日本自不必固執其對共匪隔離政策，且亦可以美對俄之構想，行之於中國大陸，促使共匪內部發生變化。

(二) 匪俄衝突激化後，共匪之對外貿易必然要轉向於自由世界，日本得地理與歷史條件之便利，理應捷足先登，不能坐視此一隣邦擁有七億人口佔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最具潛力之市場爲西方國家所佔取。

(三) 共匪短期內難以改善技術落後、生產力低之貧困情形，其需求於日本之商品、技術、投資正殷，在匪俄無法和解下之中國大陸經濟建設，卽第三次五年計劃頗有依存於日本協力之可能。

(四) 共匪爲重建其由蘇俄停止援助及撤走專家所破壞的經建秩序，正將其以往求之於共產集團的貿易方向，轉爲向西歐諸國大事訂購若干整套工廠設備，日本汰舊之工廠除促其大量售予共匪外，別無途徑。

(五) 共匪只是空口喊的怕人，實際並無對外侵略實力，因之並不足畏，對日亦無威脅。此際應正視此一政權存在之現實，以助其經濟開發，允許其加入聯合國，使其由貧窮轉入富裕，再加以聯合國之約束力，自可改變其對外侵略性格。

(六) 日本與中國有數千年的文化歷史與地理上密切關係，對今日共匪統治大陸的政權，自應將其視爲必須與其親近的對象。法國

承認共匪是它能够適應現實的正確表現，日本已經在這方面落後了一步，現在應該有所抉擇。

(七)單是依靠美國一國的保護，其危險性是大的。要事前考慮到：近隣の共匪在將來必然會強大；美國保護日本有其一定的限度；甚至美國有一天也會通知日本說它要承認共匪等問題，與其未來受窘，不如早作與共匪友好的打算。

最後兩點是涉及法匪建交後的日本態度問題，這不只是在日本民間輿論的一個熱門論題，即在日本政府和自民黨內也都是議論紛紛。如法務大臣賀屋興宣在與若干財界人士的集會上就指出這一個事態無異於庸人自擾。賀屋氏曾就共匪入聯合國後，能否保證其受約束？共匪能否一如中華民國之放棄對日賠償要求權等點提出反問，這乃是日本想要接近共匪的關鍵問題，在日本人的算盤上，必然會得出不敢魯莽從事的答案來的。

四 日匪貿易能否擴大發展的問題

日匪雙方雖均熱中於發展貿易，且亦已獲得進展，如「高廖備忘錄」實施以來，第一年達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本年度將達二億美元，但橫在中間的重重困難障礙，却是難以克服的。即便撤開政治問題的干擾不談，單純地本以商言商的觀點來衡量日匪貿易的①擴大發展；②僅止於一定限度的兩種可能性，亦可一經對照便知後者多過前者。

擴大發展的可能性，有下列諸點：

一、共匪急於輸入技術、機械與工廠，亦正合乎日本急於輸出之要求。尤以共匪當前以增加農業生產優先為重點，必須力求優先輸入化肥、農藥、農業機械，日本在此方面較其他任何國家之條件為佳。即以化肥一項而言，日人統計中國大陸耕地面積約一億六千四萬畝，每年若以日本的五分之一的施肥量計，便需要化肥二億四千萬噸，而共匪的現有生產化肥能力則僅達三百五十萬噸，此項交易遠景最能吸引日人對大陸市場的興趣。

二、中國大陸有豐富的鐵礦砂、煤炭資源，戰前即為輸日之大宗，且於今日除尚可輸日外，別無市場可尋。而日本輸入該項物資

對日匪貿易趨向之觀察

，亦較遠求之於美、澳、非諸地輸入，有縮減船運運費之利，且不受變動激烈之國際運費影響，更可全用日本船隻，並能以易貨方式解救日本外匯短絀問題，實屬一舉數得。此一解救外匯短絀方途，對外匯保有額奇低且須用以支付購糧以維持國際信用之共匪而言，則尤視為一大生路。

以上諸點在理論上都是說得通的；可是，稍加深入地考察一下事實，便立即發現日匪貿易只能止於某種一定的範圍限度，有以下諸項理由：

第一是共匪的對自由世界貿易規模，從歷年統計看，大致是在十二億美元左右。自由世界中對匪貿易國家計有英、法、西德、義、荷等諸國參與角逐，如分期付款，上述諸國即有將其延長五十年之傾向。日本在這個劇烈競爭的貿易戰中所能分到的一杯羹，不會太多。日匪貿易額至高亦不過是兩億美元程度，這是一項極常識化的計算，無從產生空洞的幻想。

第二是日本於戰前靠由中國大陸輸入的鐵礦砂、煤炭、大豆、鹽等四大類原料，以戰後十餘年來輸入市場構造起了根本上的變化，早已成為改向對美依存的局面。而且該四大原料品目經兩相比較，還出現了品質上優劣極為懸殊的問題。故縱能在近距離上達到縮短運費的有利條件，但據日本一般專家從品質優劣上精算產品成本價格，結果反見貴出一、二成。如共匪生產之煤炭灰分含量大至一二·三%；美國者僅為六·八%，使用匪方煤炭將降低高爐之出鐵能力，普通需五、六小時者，則非八小時莫辦，即其一例。

第三是共匪求之於日本者過多，能供應於日本者則過少，不能保持雙方貿易上之平衡，為不能擴大發展貿易之主因。共匪曾以迫日簽訂長期合同為改良設備提高品質，作大量原料供日之交換條件，但共匪對改良設備之投資能力與技術水準，均非短期內所能實現之事。故曾有一時期，特由毛匪澤東出面間接表示願與日本在海南島合作開發煤礦。蓋日本於上次大戰期佔據海南島時即曾在該地投資從事開採，去年由海南島輸日之兩萬噸鐵礦砂，雜有木屑與鐵屑等物甚多，日人即懷疑係原由日人開採而堆存之物。可見共匪所提之交換條件，實足證其自身並無信心，亦無法取得日人之信賴。

此外，那就是政治問題對日貿易的制裁作用，此點恰如本年四月間赴日主持「經濟貿易展覽會」之南匪漢宸（僞國際促進會主席、中國銀行總裁、中日友好協會副會長）所稱，日本的顧忌太多，受外力束縛而不能暢所欲言。南匪埋怨和日本做生意費時，謂在西歐只需兩週便可談妥購廠手續，日本則需時一年。南匪為向日本工商界挑撥中日及美日關係，曾促請日本效法戴高樂的作風，並稱：「東方不白西方白。」意思是威脅日本說：「你不和我們大做生意，那我們就只有求之於西方了。」南匪此語，對日本醉心於日匪貿易的幻覺確有其助長效力。所以日本朝野雖明知日匪貿易的難題尚難解決，但總認為還有充滿希望的未來，為了不放棄未來，便必須保持住現在的貿易關係。為了保持住現在的貿易關係，便不得不候一下共匪的顏色。

五 結語

本文指出日本朝野在共匪貿易攻勢前所呈露出的動搖性，已見前述。但這種動搖性並未失去理智的克制與調整，也是事實。如日

巴西革命的檢討

陳紹賢

四月一日巴西爆發的革命，推翻了親共的古拉特政權，粉碎了國際共黨多年來的顛覆企圖，這一革命的性質非同尋常。它的成功對內對外的影響是怎樣地重大？如何克服當前內政的種種困難，以適應對外的新形勢？這是新政府面臨的課題。

近月餘來，巴西的內外情勢都在急激轉變中。她的「四月革命」的第一顆果實，就是革命政府的成立。新政府對內的第一緊急措施，是實行清除巴西共黨及國際共謀。同時它的對外政策是立即恢復與美國的友好合作關係。為了毫無保留地表明這一政策，新政府已於四月十三日宣佈與古巴斷絕邦交。新任總統布朗柯且公開宣稱：「巴西準備參

政府延期批准第二尼龍廠供匪，對日政經界有左右能力的「經團聯」日商」領導人石坂泰三、足立正等均表示與共匪接觸將得不償失，這都是對共匪貿易攻勢的有力反擊。

日本朝野在對匪貿易問題上，多以引證美、俄間小麥交易，西歐民主國家對共匪貿易之擴展為其自身辯護之依據，這在表面上不能不說言之成理，可是日本却忽略了它在亞洲的地位，因政治作用大，不能與西歐國家並論。美與西歐諸國雖從事對共產國家貿易，但其本身則具有堅強的敢於與共產國家抗衡的國民意志與國防實力，日本則是憲法明文規定不作軍備並放棄戰爭，而在今天將國家安全寄託於與自由世界的集體安全體制上的國家。因之，日本應基於此一立場，來檢討日匪貿易。

共匪會稱：「日中貿易發展的道路，是對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派鬥爭的歷史」（見一九六三年六月號匪「人民中國」雜誌）。這該是日本朝野所要認清共匪企圖的警語。最近松村謙三訪匪攜回的共匪兩方案以及周匪恩來要求與日作大使級接觸的建議，將是對日本政治立場是否繼續動搖的一項考驗。

加可能對古巴採取懲處的行動。

今日巴西反共旗幟的鮮明，使南美政治氣氛為之一變。同時在她的「革命狀態」下各種非常措施，也引起友邦人士的憂慮。無論如何，這一革命的時代意義是值得探討的。

壹 共黨對巴西的顛覆陰謀

最多的國家。她的農、林、工、礦等總潛力之厚，也非任何中南美國家之可比。因為這些物質條件之特優，又因她的內部貧富懸殊，一般貧苦大眾對少數富豪敵意甚深，易受煽惑，所以她早被俄共視為赤化美洲的第一有利目標了。

俄共企圖顛覆巴西的陰謀，可見於巴共巴西是拉丁美洲國家中土地最大、人口領袖皮瑞斯特今年二月訪東德時的一段談話

。他說：「巴西軍士和軍官在政治上極其前進。倘若反共份子要發動軍事叛變，必將引起足以消滅此種叛變的內應。在諸如古巴等重要問題上，政府的態度已被共黨發動的民意力量所控制。」又說：「巴共絕不許國內那種革新工作成功；而將在非共人士發動的革新運動完成前，取而代之。」如此透露的顛覆路線，顯示巴共所執行的是俄共的和平顛覆戰略。

巴共執行這種戰略，起於一九五八年。是年俄共命令他們要在「和平革命」掩護下，使用機動戰略，少取挑釁行動。皮氏原是個暴動主義者，他曾領導一九三五年的流血叛變。至此，他遵循莫斯科的戰略指示，在近幾年來的做法是：利用古拉特（Joao Goulart）的親共，要使巴共取得合法地位；控制工會及其他民衆組織，厚植共黨勢力；使用民衆力量，干預政府外交政策；滲透軍隊及政府機關，以把握顛覆的關鍵；與卡斯楚古巴密切合作，接受蘇俄透過古巴所給的各種支助。

匪、俄衝突發生後，毛共也插入巴西的顛覆活動。近年來，發生於巴西東北地區的農民組織，其領導人朱里阿奧已取得北平軍火和金錢的援助。朱氏統率的農民游擊隊，以暴力奪取政權為宗旨，這已符合毛共的意圖。巴西東北一帶地廣民貧，文盲普遍，對美國人格外仇視。毛共視之為顛覆巴西的良好橋樑，更加樂予支助，并要藉此以展開對俄爭取領導的態勢。但毛共與巴共也有關係，皮瑞斯特在其國內若干活動據點，與毛記共謀有交通與宣傳的聯繫。

巴西革命的檢討

貳 古拉特政府之被滲透

「四月革命」的直接對象就是古拉特政府。這次不流血革命的迅速成功，由於得到全國大多數人民的掩護。這也證明大多數人民是反對古拉特政府的。他們反對它，以至贊助革命去推翻它，其主要因在於它被共黨滲透了，甚至古拉特本人成爲共黨顛覆巴西的工具了。

古氏原是過去巴西大獨裁者——華加斯（Getulio Vargas）總統的勞工部長。他利用權勢與國庫，建立起自己在巴西工黨的領導地位，進而與巴共勾結，於一九六〇年當選爲副總統。次年，總統魁維斯（Janio Quadros）辭職，他繼任總統之後，爲謀恢復被國會削減的總統權力，加強與巴共拉攏及人民組織的勢力——尤其是打入政府

前年十二月間，華府爲挽回古氏此種危險傾向，曾派司法部長羅伯甘迺迪訪問巴西。據當時外電傳稱，羅伯忠告古氏說：「巴西如要獲得美國的信任，必須去掉那些可疑的人物。」古氏不以爲然，而說明他需要「左派」支持，以使政治平衡。那時候，他的外交、內政、經濟和教育等都滲透了共黨及其同路人。

巴西共黨是非法的，因爲一九四七年巴西法院依法宣佈它是國民公敵的非法組織。古氏爲利用它，而予以事實的承認。到了他的大本營——巴西工黨被飽和地滲透了，他就反被多多地利用了。在此次革命發生前，他曾自我解嘲地說：「政府和共黨接近，我會操縱他們的。多年來，我和他們拍演過好

戲。」但在實際上，他受巴共的擺佈，已到不能自拔的境地了。

古氏將臨垮台時，他差不多變成巴共的代言人。三月十三日，在巴共發起的「基本革新」運動大會中，他發表激烈的演說，強調推行農村及其他改革；要求修改憲法，廢除其中對總統權力的限制；主張對巴共予以合法化。這一、三兩點的提出，乃巴共滲透工作進一步的成功。

參 「四月革命」的性質及其影響

自一九六一年以來，巴西政變的醞釀與爆發，已成「司空見慣」。可是今年四月一日發生的政變，陸軍發動後，除巴共及其同路人外，全國熱烈響應，加入那「解除巴西赤色極權」運動。很明顯地，它不像過去的通常政變，而是一種獲得國民擁護的革命行動。

古拉特雖爲此次革命的對象，但這一革命的性質乃是反共的革命。當時陸軍所宣佈與人民所承認的革命理由是：「古拉特把人民私營工業收歸國有，沒收人民的土地，要求使共黨成爲合法。這些舉措是引導這個七千八百萬人民的國家投向共產主義！」後來革命當局的各種做法，大都針對着反共救國的需要。可見這革命是反共產顛覆的革命。

革命爆發後，巴共爲支持古拉特，鼓動罷工與放火，但不得各州的響應，只在里約熱內盧發生後即停息下來。次日，巴西參議院長宣佈：「總統出缺，（按：當時古氏已出逃。現在烏拉圭受庇護。）依憲法規定，衆議院議長馬濟黎（Renieri Mazzilli）是

總統的第一繼承人。馬氏即日在巴西內陸首都巴西里亞宣誓就職後，飛至里約熱內盧組織臨時政府。於是政局底定，全國翕然。革命的初步目的——推翻親共政權，至此完成。

巴西此次革命成功，對內對外的影響都很大。先從對內的影響看，自一九六一年起，她的通貨膨脹之嚴重，與工商業的衰落及人民大眾的貧困，互為因果，日甚一日。這是共黨所需造成的顛覆條件。古氏的親共，幫助了這種條件的成熟。革命推倒他的政權，不僅遏止了顛覆危機的惡化，它也喚起國民的反共警覺，堵住了被顛覆的禍源；現在進行中的肅奸工作，可期根絕共黨的顛覆陰謀。這些都是對內求安定的先決條件。必如此，而後能求財經的重整，以至國家的復興。

再就它的對外影響來看。去年十二月，古巴在維尼瑞拉的顛覆企圖失敗，這一事實提高了拉丁美洲各國的防共警惕。巴西在拉丁美洲的地位，遠較維國為重要。此次她的革命成功，粉碎了蘇俄在西半球製造第二個卡斯楚政權的陰謀。這不但是巴西一國的幸福，也是西半球乃至整個自由世界的幸福。美國政府於巴局甫定時，即伸出友好的手，表示願與之密切合作。由此也可見：這一革命的迅速完成，給予美國決策的影響力不小。四月三日，詹森總統致臨時總統馬濟黎的「最誠摯祝福」賀電中說：「美國人民關心地注意你們偉大的國家渡過政治與經濟困難，并欽佩巴西人民的堅決意志，在立憲民主政體內，免經內戰，而解決此等困難。」是日，魯斯克國務卿在記者會中更具體地說：「古拉特是被各種力量合起來推翻的。

這些力量包括國會、軍隊和州長們。他們憂慮國家的憲政已陷入於危境。他們的舉動，是為保障憲政之延續不斷。」所以他宣稱：美國準備與巴西新政府「密切合作」，設法解決巴西發展經濟與社會的種種困難問題。

肆 今後之內政外交問題

巴西依憲法的規定，已於四月十一日由國會選舉繼任的總統。當選的布朗柯(Castelo Branco)將軍已於是月十五日就職，組成了新政府。他的任期為補足原任總統的任期，到一九六六年一月底終止。屆時將由依法選出的總統接任。在今後一年多的過渡期間，現政府對於國家的內外問題，能否作妥善的解決，或奠定其妥善解決的基礎，關係巴西本身及南美的前途，都必然是很密切的。

巴西當前的內政問題，一方面是如何迅速地肅清共黨，以穩定國內秩序；一方面要顧到人民的基本權利，以安定民心。四月九日，軍部發佈的一制度法——中宣稱：「憲政權力的行使，是屬於勝利革命的本身。這種革命不需經過國會去尋求其合法性。」這種說法，及其對「制度法」各項執行的情形，已引起美洲中某些言論界的疑慮。我們知道，巴西軍人素著忠誠愛國的榮譽，值此過度當政時期，要把國家復興起來，希望他們更能發揮守法的傳統精神，繼續博得國民的同情與贊助。

在他們的繁複的內政問題中，目前最基本的，就是求貨幣之穩定與財經之改造。近三年來，巴西幣值因通貨膨脹而急激跌落——前年的幣值曾跌至二二〇對美元一元之

比，去年再跌至四七〇對一之比，今年「四月革命」前，已跌至二、二〇〇對一之比。新政府成立後，這情況在好轉中。惟現在外債負有三十七億美元，預算赤字十億餘美元。而且物價高漲，失業衆多，社會動盪的險象，都還存在。如何穩定幣值，進而改造財政與經濟，以解除這些危機？這是新政府面臨的重大課題。以巴西天賦財富之優厚，如果今後政治安定，這些問題是不難解決的。何況美國已聲明願與之「密切合作」哩。

今後巴西的對外問題可能是單純化了。過去的古氏政權，表面上是標榜「中立外交」，實際上是一面傾向蘇俄，一面勾搭毛共。同時，它對華府還存借俄的希望，關閉談判之門。近也伸手向巴黎要求貸款。在這些情況下，當然是一種沒有宗旨，而為多元複雜的對外關係。現在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明朗，就在於與美國的合作關係如何。

華府於聲明願與巴西密切合作之後，已宣佈恢復對她經濟援助。這是一批約一百萬噸小麥和四千四百萬噸植物油等的援助，旨在協助巴西政府克服南部各州乾旱後糧食供應的缺乏，并幫助防止通貨的膨脹。巴西政府對這批糧食供應品償付的價款，將以百分之八十八用以資助國內經濟發展計劃。

這是美國對巴西恢復援的第一聲。今後美、巴兩國在團結合作的前提下，基於美國的「進步聯盟」計劃，可能有更密切的經濟與政治關係。巴西新政府如何去運用這對外的新形勢，配合國內需要，以解決財經的困難問題？這一努力的成敗得失，不僅攸關巴西自身的前途。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

呂 律

蘇俄本年的工業計劃能否成功？顯然重點已不在鋼鐵、石油、煤和電力的上面，而在化學工業是不是能到年底提出令俄共中央認為滿意的指標。——能，即是整個工業計劃的成功；不能，即是整個工業計劃的失敗。

今年的農業如何？我們把他們所提出的種種保證加以分析之後，已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答案：假如從現在起，俄共中央不對集體農民的利益作出更具體有力的補充保證的話，單靠一、〇〇〇萬噸化肥，是挽救不了農業危機的。

壹

蘇俄中央統計局發表的本年第一季工業計劃執行結果公報，已見四月廿二日的蘇俄首都各報。這份公報，當然像一往一樣，祇就好的方面和體面的統計數字儘量報導，壞的方面和不體面的統計數字，或根本不提一字，或一筆帶過。

蘇俄每年在四月間發表的當年第一季工業計劃執行結果公報，它的結構是刻板的，通常包括：「工業總產值計劃執行情況」，「本年第一季與上年同季比較工業生產增長的情況」，「工業個別部門總產值的增長情況」，「重要工業品的生產情況」，「重工業許多重要產品超過季度計劃的情況」，「本季重工業產品的生產比上年同季增加的情況」，「消費品生產超過計劃的情況」，「本季消費品生產同上年同季比較的增加情況」，「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計劃執行情況」，「本季工業勞動生產率與上年同季比較的情況」。

但是今年所發表的第一季工業計劃執行結果公報，給予人們的第一個印象是「短小精幹」，第二個印象是「工業總產值計劃執行情況」，「工業個別部門總產值的增長情況」，「重工業許多重要產品生產超過季度計劃的情況」，「消費品生產超過計劃的情況」，「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計劃執行情況」已經從公報中抹去；第三個印象是本年第一季的工業，不論從任何方面比較，比上年同季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

是退步的；第四個印象，也是最顯明和最深刻的一個印象，工業中第二部類（即消費資料生產）被提到前面，這是說，它的發展速度雖然未必比第一部類（即生產資料的生產）快，但第一部類的發展已經緩慢下來，這是不成問題的了。

附表（一） 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工業總產值計劃執行情況

一九五九年	一〇五%
一九六〇年	一〇四%
一九六一年	一〇二·五%
一九六二年	一〇三%
一九六三年	一〇三%
一九六四年	一〇三%

本年第一季工業計劃執行結果公報既然一反往例，不列工業總產值計劃執行的情況，這無異是說，蘇俄這一季的工業總產值計劃根本未完成，或至少在百分比方面很不好看。雖然在公報一開頭就說：「一九六四年第一季的計劃已提前完成」，但并未具體指出總產值計劃業已提前完成。假如說這個計劃執行在一〇〇%以上，如同前幾年那樣，蘇俄的統計機關沒有必要避而不談，他們沒有註明這一點，顯然是執行的結果在一〇〇%以下，或者比往年退步。

附表（二）

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第一季工業生產額與上年同季比較的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	一一%
一九六〇年	一一%
一九六一年	約九%
一九六二年	九%强
一九六三年	八·二%
一九六四年	八%

本年第一季的工業計劃執行結果公報中，雖然像往年一樣，列有工業增長率，但是同往年比較起來，是五年來最低的一個百分比了，而且我們敢於相信，即連這樣低的一個百分比，恐怕也同往年一樣，是用人工編造出來的，假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或英國的情報機關肯發表他們所研究的結論的話，那個百分比一定比蘇俄現在所發表的還要低得多。

附表(三) 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工業各個部門總產值的增長情況(當年第一季對上年同季的%)

部 門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黑色與有色金屬	一〇九	一一一	一一〇	九		
燃料與動力	一〇八	一一〇	一〇七			
機器製造與金屬加工	一一三	一一六	一一六			
化學與橡膠	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四			
建築材料	一二五	一二一	一一六			
森林、造紙與木材加工	一〇九	一〇七	一〇六			
輕工業	一〇七	一一〇	一〇三			
食品工業	一一三	一〇六	一〇六			

關於工業各個部門總產值對上年同季的百分比，不但本年第一季被抹去，從上表可以看出，從一九六二年起就被抹去。被抹去的理由不難推想，我們就上列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各部門的

統計可以得到答案，每一部門都在下降中。至於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的情況，我們從蘇俄統計機關突然抹去不談，可知其下降更厲害。

附表(四) 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計劃執行情況

一九五九年	一〇三%
一九六〇年	一〇二%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附表(五) 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第一季工業中勞動生產率與上年同季比較增長情況

一九五九年	七%
一九六〇年	七%
一九六一年	三%
一九六二年	五%
一九六三年	四%
一九六四年	四%强

所有上文所提到的：本年第一季「工業總產值計劃執行情況」被抹去，「工業各個部門總產值的增長情況」自一九六一年即被抹去，我們可以從第四、五兩表的統計得到答案。——工業中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計劃，自一九六一年第一季即未完成過；至於工業中第一季勞動生產率與上年同季比較增長情況，從一九五九第一季的七%，降為本年第一季的四%强。

除上述許多印象之外，在本年發表的第一季工業計劃執行結果中，最突出的有下列四點：
第一、在本年第一季的工業總產值的增長率中，首先指出化學工業增加一五%，這是缺乏先例的一個特點。

第二、在六四項重要工業品生產情況的統計表中，以化學肥料的生產帶頭，以保護植物及防治病蟲害的化學品居其次，接下去是合成樹脂與塑料、人造纖維與合成纖維、苛性鈉、燒鹼、硫酸、汽車輪胎等化學品居第三至第八位，也是從來所沒有過的。

第三、一直在六個五年計劃（約廿七年）和七年計劃頭五年的每年和每季的計劃執行結果公報中居首位的生鐵、第二位的鋼、第三位的鋼材、第四位的鋼管、第六位的石油、第七位的煤氣、第八位的電力降為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和第十七位，此種情形，當以本年第一季為初見。

第四、消費品的生產有某些增加，其中：紡織品增加八、四〇萬公尺，皮鞋——四〇〇萬雙，電視機——一二萬部，洗衣機——一四·九萬部，電冰箱——四萬個，傢俱——三、九〇〇萬盧布，魚類——一六·二萬噸，糖菓——五萬噸，罐頭——一一、五〇〇萬聽。

附表（六）蘇俄一九五九——一九六四年第一季消費品生產與上年同季比較的增长情況

產 品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一九五九年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一九六三年	一九六四年
紡織品（百萬公尺）	六六一	二〇〇	—	—	三七	三六
皮鞋（百萬雙）	八	一〇	—	—	四·九	—
電視機（千部）	—	—	—	—	六·五	—
洗衣機（千部）	—	—	—	—	三·五	—
電冰箱（千個）	—	—	—	—	一一·六	—
傢俱（百萬盧布）	—	—	—	—	三六	—
魚類（千噸）	—	—	—	—	三六	—
糖菓（千噸）	—	—	—	—	三九	—
罐頭（百萬聽）	—	—	—	—	一六二	—
全乳製品（千噸）	—	—	—	—	一五〇	—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

肉類（用國家原料，單位千噸）	動物油（用國家原料，單位千噸）	砂糖（千噸）	植物油（用國家原料，單位千噸）	—	—	—	—	—
—	—	四二六	六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這四個特點告訴我們：蘇俄的工業開始作實質的轉變，把過去掌握牢牢的鋼鐵中心加以揚棄，改採化學中心。也就是因為這一點，我們有理由相信，蘇俄本年的經濟，在它走向完成計劃目標的道路上佈滿了荊棘。

貳

蘇俄本年度的工業計劃能否完成，顯然重點已不在鋼鐵、石油、煤和電力的上面，而在化學工業是不是能到年底提出令俄共認為滿意的指標。——能，就是整個工業計劃的成功，不能，就是整個工業計劃的失敗。

蘇俄化學工業的歷史還不够長，基礎還不够深，生產能力還很薄弱，但是加予它的担子却是令它不勝負荷。蘇俄在「加速發展化學工業」的總路線，不能一往直前的阻力，除了遭受習慣上稱為優先的那些部門的反對，不被計劃機關所重視，忍受經濟理論家的批評與國防當局的白眼之外，還有無法解決的和積重難返的化學工業企業的建設問題，計劃工作制度對化學品生產所引起的困難問題，漫長的設計阻礙技術革新問題、工業中勞動力不够的問題。

化學企業建設中的不調和

為了達到一九七〇年增加化學品的目標，需要擴建、改建和新建八〇個以上的化肥廠、五〇多個化學纖維企業、數十個塑料和合成樹脂廠、三五個生產保護植物化學品的新廠，大大增加生產合成橡膠的生產力，所有這些，都需要選擇在技術上作得通的，在科學和經濟上有根據的建設地點，需要擬訂最上乘的工藝決定和建設圖案的決定，並且所有這些必須在最短的期限內予以審核。

蘇俄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席A·艾特麥克德揚在一篇題為「更快和更好的設計與建築」的文章（見本年三月卅日「真理報」）中，對化學企業建設落後及供應這些工地的設備品質既劣而又不成套，大發牢騷。作者寫道：「化學企業按個別的圖案建設，這是不可馬虎過去的……標準圖案的制定與採用如此落後，也是不能容許的。」作者認為，加速化學企業建設的一項最重要的潛力，是「重複的、不祇一次的把這個或那個圖案用到幾個企業的建設上，這個辦法不但有助於縮短設計和建設的期限，而且可以組織工藝設備成批的生產……廣泛採用工業方法從事建築物和工程的興建。」他認為：「不採用標準圖案，而且不把這個圖案不祇一次的更番使用，要迅速解決這個任務（即完成化學企業建設——作者）是不可能的。」

將化學工業企業的生產力投入生產，並且加以掌握，具有決定性的問題之一，是保證新工地能夠及時的得到成套的工藝設備；但是，黑魯曉夫在俄共中央十二月全會上指出過：「化學機器製造業趕不上化學工業的發展，並且阻礙着它的發展。」A·艾特麥克德揚認為：即到目前為止也沒有搞好以成套設備提供各工地；蘇俄國民經濟委員會所屬各供應機關，它們祇供應一部份工地；許多企業和工廠毫無理由的拖延成套化學設備的製造；國家化學與石油機器製造委員會所屬科學研究所與設計局同各化學機器製造企業的聯繫不夠，各供應機關同製造化學設備的企業及計劃——設計機關的聯繫也不够。

現在從事興建化學企業的建築安裝托辣斯，有二百多個單位，但是祇有三分之一的建設用有效的方法在做，至於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及俄羅斯建設部所屬伏爾加流域建設總局和某些其他地區管理局等處，所謂「大化學」企業的建設，都很落後。

主管此項建設的A·艾特麥克德揚把大部份的希望寄於標準圖案之上，他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問題，其實按標準圖樣建築一個式樣的化學工廠，對於蘇俄國家來說，當然既經濟而又迅速，但是建築科學家們偏愛個別圖案，是因為工業企業照標準圖案建築，很快就落於今日的技术之後，在修改建築中不可避免的錯誤時，按個別

圖案建築的可比按標準圖案建設的在成批建設中省許多錢。

計劃工作和計劃價格為化學品生產造成的困難

化學企業的建設究在何時做到俄共中央在「加速發展化學工業」案中所希望的，雖然是個天曉得的問題，但是即使在最近的時間以內得到解決（根本無可能——作者），蘇俄的計劃工作制度對化學品的生產仍是一道難關。

蘇俄「經濟問題」月刊本年第一期的社論，曾談到在現行計劃工作制度條件下、化學工業之前所發生的一些困難。這篇社論說：在市場經濟之中，化學品的生產是為企業的利潤而鬥爭，在蘇俄并無市場經濟，所以消費者并未準備要接受所生產的化學品。據該刊指出：「採取某些新材料，如「蘇力凡諾爾」（一種合成洗滌劑——作者）的第一個經驗表明，它很久很久無人過問，消費者偏愛的是按老辦法用肥皂……」

這篇文章的作者提倡借用各「資本主義國家」化學工業的經驗，生產者負擔一部份採用化學品的支出，因為蘇俄化學工業中沒有為類似支出作出什麼刺激和鼓勵。作者承認蘇俄現行的計劃價格還不符合將化學品採取到生產中的任務，因為這些計劃價格往往不能抵銷與一種新掌握的產品有關的費用。實是之故，企業方面對採取一種新的化學材料製造一種新的產品不感興趣，即使這些材料能夠發生巨大的國民經濟效果，亦然。

漫長的設計阻礙了技術革新

蘇俄過去曾誇耀過它所行的計劃經濟制度，現在則發覺這是使它的經濟落後的一個根本問題。——蘇俄國家計劃機關或各部的計劃機構，它們所計劃生產的產品以及這項產品的價格，都是以手下的所有的、由各有關企業提供的資料為依據，各企業私於「獎金」一念，所提供的資料都是因陋就簡可以達到指標或超過指標能夠得到獎金的，在它們領導人員的腦海中，并無「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贏得經濟競賽」、「滿足人民需要」、「提高國家利益」、「和「避免國家損害」的意識觀念，因此，蘇俄的化學工業不易做到有進步性的發展，即使化學品的生產加多起來，最多不過作為統計和宣傳的資料而已，它們并不能代表化學工業的進步，也許是人民永遠不

去過問的。

蘇俄工業中以生產落伍的設備和過時的消費品聞名，是由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其一，是現行的經理人員獎金制度祇能鼓勵企業領導人用舊式的機器設備生產低量的劣質的出品；其二，是機器設備設計的時間拉得過長，呈牛步化狀態，阻礙了技術革新。所以，我們不能因為蘇俄統計機關在公報中報告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的生產增加了多少，即聯想到蘇俄人民將增加新式材料的衣著若干套或若干件，這完全是兩回事，也許有了人造的和合成的纖維以後很久，而用這些材料製衣的機器還沒有設計出來。

蘇俄報紙時常指責一種新技術或一種新工程的設計拖延不決，這種拖延阻礙基本設計計劃的實現和技術的革新。譬如一個化學工廠的設計工程師在一月九日的「共產青年真理報」上發表一篇文章，他發牢騷說，自指定他製這個圖案到這個圖案被批准，有時候拖到三年之久。從技術上說，這個圖案在它實行以前已經過時了。

我們相信，蘇俄爲了發展它的化學工業，有好多成套的機器設備要通過國外貿易從所謂「資本主義國家」陸續用欺騙或化整爲零的辦法購買進來，不過這一類交易并不像買消費品那樣簡單，所以它的國家化學和石油機器製造委員會不能尸位素餐，必須用自己的能力製造一部份。但是可以斷言的，自己要製造的任何一種化學機器設備，從設計到生產，不但是本年無法沾光，即使再過三年，試驗成功，大批生產，化學企業的領導人何時採用到生產中，採用之後何時才能確實加以掌握，都是無法預知的事。

以人力代替機器的緊張情況

蘇俄的化學工業，在進口的機器設備不易購到與自製的無法控制時間的情形下，要爭取完成計劃任務，祇有大量借助於人力了。蘇俄工業上的人力來自農村，可是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農村的人力并不是取之不盡與用之不竭；其次，農業在沒有全盤機械化以前，在農業生產的任務一年比一年重的情況下，需要的人力也一年比一年多。

過去，蘇俄的經濟學家們認爲農村是補充工人隊伍無窮無盡的後備基地，譬如S·斯特魯米林院士在「經濟問題」上曾發表過一

從蘇俄本年首季經濟說起

篇文章，他說，假如蘇俄的農業在一九六〇年達到的勞動生產率水準，像美國那樣，則在最近的一〇——一五年農村可以將二、〇〇〇——三、〇〇〇萬工作人員分給工業，連同他們的妻兒一道計算，則可多出兩倍。

七年計劃（一九五九——一九六五年）控制數字規定，七年內工業中將增加的工人數爲一、二〇〇萬人，但這個數字後來發現是不對的。蘇俄部長會議所屬國家職業——技術教育委員會主席S·翟列科在一九六一年十月廿三日的「經濟報」上寫道：七年計劃控制數字規定的工人數，發現是不對的，不是增加一、二〇〇萬人，而是二、二〇〇萬人，即比原來多一、〇〇〇萬人。

由於農村也需要大量人手之故，爲了補充工人隊伍起見，找到一個新的後備——領養老金的人們。在三月六日公佈蘇俄部長會議關於優待志願回到生產中去的領養老金者的決議後，計劃機關擬吸收若干領養老金的人到生產中去呢？據俄羅斯共和國社會保障部副部長G·T·德羅茲道夫在本年第十期的「星期」上答復這個問題時說，蘇俄目前有七〇〇萬領養老金的人，希望在最近時期能有二〇〇萬人回到工作上去。

叁

除了上面所述的幾個重要原因，我們敢於斷言蘇俄本年的工業成長率將繼續下降外，本年農業的遠景不會比去年好，也是直接間接影響工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本年蘇俄農業的成敗，仍決定於穀類作物的豐歉。各加盟共和的代表在俄共全會上誇言本年的穀物要收穫一〇五億普特（即一七一、九九〇、〇〇〇噸），其中三個號稱穀倉的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就佔一〇三億普特（即一六八、七一四、〇〇〇噸）。據黑魯曉夫計算，本年要在各共和國採購的穀物，爲四八億普特（即七八、五二四、〇〇〇噸），這差不多是總收穫量的四六%，這樣一個剝奪商品穀物的比例，在史達林死後的年代裏尙屬初見，即連收成最好的一九五八年，最高的比例也不過是四〇%，而最

近三年來的剝奪比例平均為三七·六%。

一〇五億普特穀物總收穫量，是黑魯曉夫在一九六二年俄共中央十一月全會所標榜過的，是一九六三年最低限度必須收穫的一個數字，它比一九六二年的穀物總收穫量(九〇億普特)超過一七%。

俄共中央提高本年的穀物總收穫量，是盲目的、還是有所依據的呢？假如有所本，那麼根據在那裏呢？

據三個產糧的共和國所舉出來的根據，是這樣的：

俄羅斯共和國全境要收五七·五九億普特的穀物，它的根據是：(一)祇是化肥一樣就應該增加三億普特的收成；(二)而後把冬小麥的播種面積增加七〇〇萬公頃，這就比春小麥多收八、〇〇〇—一〇、〇〇〇萬普特的穀物；(三)水澆地的面積擴充二〇萬公頃，應增加六、〇〇〇萬普特的穀物(見本年二月十一日「真理報」)。

烏克蘭的穀物總收穫量，預定為二五億普特，要保證達到這個目標：(一)必須依靠急劇提高的單位面積產量；(二)每一個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均須制定照顧冬小麥、積存和輸送廐肥、準備高質量的種籽、修理技術及教育機械幹部的措施，并且付諸實行(見本年二月十二日「真理報」)。

哈薩克斯坦的穀物總收穫量，定為一七億普特，它的保證是：採用新的耕作制度，即所謂不加犁耕的耕作法。這個制度是學者們所制定的，它有助於在土壤中保存濕度，可以預防土地浸蝕，也是處女地上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主要條件之一，在任何天候之下可以得到有把握的收成。這個辦法同其他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方法一併運用，可以保證在處女地上每公頃收到一二—一三公担的收成(見本年二月十二日「真理報」)。

從以上三個產糧共和國所列舉的保證提高穀物總收穫量的措施中，我們看來，比較新鮮的祇有化肥一樣，據蘇俄農業部長鄂洛夫欽柯在俄共中央二月全會上說，截至目前為止，蘇俄的化肥祇限於用在技術作物上，過去是輪不到穀類作物的，即在俄共中央去年十二月全會及本年二月二日全會一再大力強調之後，本年預定要用到穀類作物的化肥，也不過祇能分攤到一、〇〇〇萬噸而已。假

如說本年的穀物播種面積同去年一樣，是一三、九〇〇萬公頃(穀物及作為穀物用的玉蜀黍合併計算)，則每一公頃祇能攤到〇·七公担的化肥，也就是說這個數量少得可憐。因此，黑魯曉夫會一再提醒，這一、〇〇〇萬噸化肥不能供普遍之用(特別是哈薩克斯坦和烏克蘭南部是無份的)，祇能作重點的使用，就是祇能用於有把握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地區和農場。如此，若按最低的使用量——每公頃三公担的化肥——計算，則一、〇〇〇萬噸化肥祇能供三、〇〇〇萬公頃土地之用，還有一〇、九〇〇萬公頃種穀物的田地不能輪到。

假如我們參考往年使用化肥的經驗——在許多情況之下毫無效果，許多集體農場與國營農場把分配給它們的化肥置之不顧；假如在我們的計算中，上面所述的毛病並不是整個而是部份的重演，則一、〇〇〇萬噸化肥，事實上對本年穀物收成的影響是看不出來的。

關於其他的農業——技術因素，如標準種籽、農業技術、播種的期限、莊稼的照顧、收穫的注意等等，老實說，它們可以作出同往年不同的差別，實在有限，可以收到的效果一定也不很大。俄共中央全會對於這些因素雖然作了許多說明，但是我們知道，蘇俄現有標準種籽及其生產情況尚不能符合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要求；每當播種或收穫開始之前，例行的搶修農業技術，最感頭痛的是零件奇缺，本年仍復如是(拖拉機、中耕機、能夠用於工作上的祇有三分之二；已經準備好的犁、播種機、中耕機、到本年二月一日才完成七十二%；據本年二月二日的真理報說，「南部幾個共和國準備技術的工作令人震驚……到南部地區開始大規模從事田間工作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化肥的施肥機到現在還沒有。

總而言之，一般的情況同往年差不多。

蘇俄農業工作的特點有二：第一，播種運動比較順利可以做到；其次，收穫莊稼的時候就要受到挫折了。內幕是這樣的：播種運動，基本上是由機械人員擔任的，他們是蘇俄今日的農業貴族；在收穫運動中，參加有整個農村羣衆，男女集體農民眼見農產品一方面被送到穀倉去，另一方面送到畜產品接收站去，他們所剩下來的